

歴史綱鑑

三十八之九
卷



伊予
744
20



明伊
號 744
卷 20

孔子夏世
之大驗
此大驗
天聖聖人
為一世

門
跡
卷

元紀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本歷更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八

華夷各止其心始大驗於春秋絕筆之後至是聖人以為一世之主必使其
見於此故其相爭而安其利則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紛
擾於此故其相爭而安其利則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紛
以內功而外為治非徒為一計所以為萬世計也豈聖人立教之
之微而忘萬世之理哉聖賢之意以嚴萬世之意也豈聖人立教之
心哉竊原天地之理惟聖賢之意以嚴萬世之意也豈聖人立教之
下依綱目南北之朝五代例分其年號於甲子之下且開闢以來
其為純明之世於此愚按以胡元接統之主自天地開闢以來
始有也行之始於此愚按以胡元接統之主自天地開闢以來
分書年號而於其潛號不書即位死不書崩以別於中國帝王之正
天統

世祖皇帝

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庚申歲嗣位至是滅宋蒙統
堂武將如伯顏董文炳等攻城略地大闡嘉猷制札作樂民物阜
康夷狄之盛

己卯 春二月張弘範等滅宋弘範等以崖山既平置酒大會謂

元世祖三十八

紅印

丞相忠孝
盡

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

建司天臺

遣使訪求通皇極數鄱陽祝泌子孫其甥傅立持泌書來上○建司天臺于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入霸

丁南湖曰立司天臺以圖敬天立社稷增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

立安樂堂

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蒙葬之官給其需

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四月張弘範李弘等軍還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天祥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七史從
何處說起

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字羅石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字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字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曾有人臣將宗廟社稷土地與他國而復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為宰輔賣國與人而後去之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日辭右相之命而使伯顏軍前被留不遣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矣吾職當死所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也字羅曰德祐幼君非爾君

天祥忠義見於詳

耶兼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當此之時社稷
 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
 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李羅語塞徐曰汝立二王做得
 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
 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
 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命囚
 于獄其忠義見之於詞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
 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廷時
 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大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繭武
 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
 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慨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
 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

牛驥同皁

雞栖鳳凰

古道照顏色

公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
 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
 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
 自辟易哀哉沮如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
 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曰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
 書讀古道照顏色左傳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乃還。左傳趙穿弑晉靈公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
 史也書法不阿。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張良為韓報仇令力士操鐵
 椎擊始皇誤中副車。漢繭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屈乃幽武北海
 無人處。張飛破之類被獲飛鳴之曰何不早降答曰卿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晉懷帝時瑤紹為侍中帝既蒙塵軍衛皆潰散紹
 以身捍御輦飛矢雨集遂遇害血濺帝衣左右欲流之帝曰此瑤侍中血
 勿去之。唐安祿山反張巡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及城陷罵
 賊而死。尹子奇以刀割其口齒存者三四耳。唐顏杲卿為常山太守安
 祿山反杲卿拒戰被執罵曰賊將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之橋柱及
 副罵不絕口賊斷其舌。管寧當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孟現薦之明
 帝安車蒲輪迎之不就家貧好學在家嘗着皂帽衣裙而已。出師表諸

晉五胡雲擾預州刺史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生不能
清中原而後濟者有如此江○唐朱泚反召段秀實議欲僭號秀實唾
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以笏擊之中其額血流滿
地其黨遂殺秀實○晉南渡諸名士遊宴新亭周顛中坐而嘆曰風景不
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曰當戮力王室何至作楚囚對泣
和○漢鄒陽書使不羈之士典牛驥同皁皁馬櫪也○沱陰陽氣也對泣
妖氣也沮如
漸温之地也

附錄詩詞

鑑過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滸絮身世
浮沉風打萍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過金陵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欲何依山河風景原
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
南路化作啼鶯帶血歸○過淮河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
始覺非故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胡羯在何方乃我妻子所昔也無
奈何忽已置念慮念茲日已近使我涕如雨我為綱常謀有身不得顧妻

丹心照汗青

四朝忠節

忠精赫々
雷行天

張許聲名
萬古香

寒鴉夕陽

兮莫望夫子兮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
故○過平原縣平原太守顏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
河以北無堅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連盟賊聞失色分軍還不
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得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李光
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
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何所歸茫茫煙草中
原土公視于今六百年忠精赫々雷行天○題張許雙廟為子死孝為臣
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睚陽張
愛君許遠留得殼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煉之剛嗟哉
人生翕歛音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
安得流芳古廟幽沈遺容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子

元世且三

元世且三

四

天祥忠宋之心益見

天祥未嘗忘宋

細思量春調

周靜軒曰嗚呼天祥忠宋之心至是益見矣方其起兵勤王間關嶺表之攻略地志圖恢復厥謀未遂可哀也已及其至燕元人夾之威武不能屈然其心未嘗一日而忘宋也使天意祚宋莫或撓之則恢復之任舍天祥世傑而誰歸五坡被執天祥非不知偷生可以苟免其如忠義何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寧不屈勿以害吾天德之剛寧就死勿以餒吾浩然之氣偷生苟免豈天祥心哉故直書不屈所以深嘉而樂予之也其垂訓大矣

召故宋丞相文天祥于獄欲用之天祥固辭欲殺之而天祥益不屈乃赦之

鑑唐辰至元十都元帥張弘範死愚按弘範柔之子也柔宋遺民不當仕其子弘範又為元以罪宋父子之罪通于天矣

丘文莊曰也史綱於弘範以死書何誅其以華人為夷用而滅中國之統王遣宰恒來購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贈諸侯之妾雖曰於札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及潰也聖人允必貶絕之况以中國之人仕桀鷲之虜滅我自三皇五帝以來中國之統者乎仕元之人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儆其餘

臨江閣阜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龍虎山在貴溪縣西南阜山在臨江府城東三茅山在應天府句容縣東南

始遣使窮河源丘變山曰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張鷟之言為信至是窮其源之所自也

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賈默卒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賈漢卿字賈默

及李俊民又曰如賈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可謂全人矣分註載世祖論姚實二公之言其於知人之道蓋庶幾乎

帝諭太子真金曰伯顏文武全才汝勿以常人遇也

綱辛巳至元十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達左右匡正與有力

伯顏文武全才

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廣義

世祖知人之道庶幾

合一可謂

公安則道行有時

賈默比汲黯何如

求表三十

年得一

全人

世祖知人之道庶幾

伯顏文武全才

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

世祖知人之道庶幾

合一可謂

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土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后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張時泰謂觀刺氏之言其賢不在宋杜后之下

丁南湖曰

刺氏之賢有四見宋亡而不樂因歎自古無千歲之國一也軍民分業以牧馬四也世祖得此賢妃其與不亦宜乎

綱三月許衡卒年七十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

許衡令勿請謚立碑

治命塋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

許浩曰

春秋謹華夷之辨胡銓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犬豕也許衡以宋儒仕元反不如童豕之

哉見

之非

丘文莊曰

臨終之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為許子計奈何口既

梁臨江曰

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才之昏明大小各有所得所至

許公善於訓迪
王敏氣蓋一世
先生神明

袁了凡曰

許衡新即人以金太和元年生公固非宋人也逮顯於元侵

以力取必成兩國之生靈蓋有江漢之思焉立文莊謂公不當仕元觀臨終云云固已恨所遇之不幸矣以是論公公復何詞又謂許子倘以生民為念盡勸世祖以通和睦鄰息有南北之民庶幾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寬矣豈亦未見主齋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鑑秋八月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誠奸吏禁盜賊治軍旅獎忠義

六事詔廷臣及諸老議舉行之

鑑擊白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三人○**鑑**九月詔焚毀道書諭天

方文言六事

二皆非誠
於不感

下從樞密張易言惟道德經繫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偽撰也

周靜軒曰

世祖之焚道書非能灼見其罔也特因惑棄門之說故從焚
手如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貶棄門之說世祖惑於棄門而焚道教之
書二君皆有一偏之弊非誠於不惑者矣此予而未盡予之詞也

綱

壬午至元十三年三月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于闕下同時阿合馬專權

自恣病國欺君者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大呼曰王

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朝臣王惲曰著激于

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

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發明阿合馬罪逆深重固所當誅然王著非

王著亦不能辭無君之罪又安可以討賊予之耶况
宰相非千戶之可擅殺闕下非人臣之可行辟乎

袁了凡曰

於馬後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高漸離欲以擊
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鉞乃又誤中於副車伍季襄小鐵於
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為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松如著雖見殺而
阿合馬已塗腦於著之手
若可無五子之恨也已

詔戮阿合馬屍遂窮治其黨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中書毋

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

墓剖棺戮屍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姓皆伏誅沒入其家屬

財產

丁南湖曰

歷代奸臣肆惡第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豈可欺者子而
多矣况盧世榮素哥以姦繼進得非馬之倡之也是故君子於世祖之
受欺責焉而必備於王著之擅殺罪焉而必輕

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降蹇吉刺帶為留守同發樞密院事

鑒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

鑒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

鑒定內外官以三年為考滿任者遷敘未滿者不許超遷

九月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國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

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

孔洙遠宗
不違親
孔洙真聖
人後

文天祥足
不履地
黃冠歸故
鄉

更事吏必知經史者○綱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綱洙寓衢州或言其為孔氏宗子召赴闕洙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卒命以是職

綱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不忍遽麾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于燕京之柴市能

衣帶中有
香

成仁取義

又及仁至

今後庶幾

石愧

君又臣忠

兩得之

和泪寫新

詩

天祥忠孝

所感

天祥有忠

孝大節

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翰林學士王磐以詩哭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謂漢高帝封雍齒也忠如蜀將斬顏時謂張飛斬嚴顏也精神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有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會林某亦自惠州舁天祥母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為忠孝所感天祥子俱亡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為後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論博學天祥廬陵人所居對文筆筆筆嘗禹草下筆滔滔不竭流離中感歎悲悼一發于詩飲酒能多而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窮死世哀其忠愚按文山常時不見用而猝起於垂亡之日尚多生所著在京口有指南集在燕獄有集杜詩百首又有陰嘯集行于世時有挽文丞相詩二首云塵海焉能活壑舟燕臺從此築詩囚雪霜萬里孤

元世且三十八卷

名與日月
爭光

得人之盛
軼漢唐
天祥光明
俊偉

天祥始終
為宋
死愧古人
成仁取義
之心
文山燕徵
贊比干之

臣老光岳千年正氣收諸葛未亡猶是漢伯夷雖死不從周古今成敗應
誰論天地無窮草木本愁又云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柰北風吹子房本
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馮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人更
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

呂氏中曰

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

與天地
無窮矣

許有士曰

宋養士三百年得士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
祥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為若天祥者事固
不可以成敗論也

周靜軒曰

殺不當殺也不去其官予其不失所守也合始末觀之是故
書伯顏執天祥所以嘉其心宋不削也書次河州所以嘉其所以嘉其
所以嘉其討罪也書復梅州敗元軍所以嘉其敵仇也書收兵復出歷

劉呆齋曰

若公者文山之既京口之脫去而不污矣伯顏拘於江艦強
而噴首於燕市死而不悔矣燕囚而不屈矣仰藥於庾嶺絕粒於鄉郡也

羅一峯曰

公名天祥南冠就縛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文思
神發萬言立就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立議和幸公上

周列因論
其說何如
聖人精義

綱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國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
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

了凡圖監甫
元世且三十八卷

七

不止此
我固謂當
有是
至大至精
至正
極大盡精
夫之以正

劉因銳志
古道

劉因見道
之明

御史臺如
即虎

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
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
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不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
其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周靜軒曰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則道德不
歸則其篤於天性之恩為何如哉故書辭歸以深予之

張時泰曰觀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確矣非見道之明能如是
歸則其篤於天性之恩為何如哉故書辭歸以深予之

御史中丞崔彥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
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臺官建言廢於國家有補選用臺
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
用蒙古人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警之
虎雖未噬人人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紀綱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采

蕩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海運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

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由海道入京忙兀鯁言

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癸未至正二年春正月立弘吉剌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朝政

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剌氏生

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

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丁南湖曰前刺氏有輔政之功後刺氏有預政之罪夫立后以德不以

其交媾不脫犬羊之習云

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發明世祖因御史臺臣之言詔停燕南河北

其申是亦可謂有志於斯世斯民者矣豈不

無愧於民之父母乎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六月增給官吏俸 **鑑**十一月命各省印授時曆

郭守敬

世祖有志於斯世斯民

元世且三十一

綱甲申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群臣上尊號○**綱**二月遷宋宗室及大臣之仕者

於內地○**鑑**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識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

太鑑曆有私習及收匿者罪之○**鑑**故宋太皇太后謝氏殂于燕

鑑乙酉至正二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從西僧嗣占妙高之請也發陵取宝器

之種冬青樹為記取別骨換之此不幸中之幸也

鑑六月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

鑑九月罷權酷初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

萬錠立權酷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之聽民自造

綱十二月皇太子金卒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

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明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

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

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

祝鼠赴水
罷權酷

夏

酒習安人

文字

王惲進承

華事略

正臣防微

理固當秋

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却之中庶子

伯必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母讀蒙古書須習漢人文字行臺治書

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

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刑時止齊太

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張九思曰正臣防微理

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

禪太子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即古阿散等請收

百司吏案鈎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

大臣其謀姦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

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實搖動

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綱丙戌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

訪求江南人才

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用御史臺臣言也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先是文海為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察用之

至是遂詔文海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頫

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書畫精絕時微熊木狃辟疾不赴隱居

授徒講明朱子之道而力行學者稱爲勿軒先生

張時泰曰文海薦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春秋於父兄之讎則耻孰甚焉昔者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君子非之若孟頫之幸其天

十月以朱清張瑄並為海道運糧使○免徵海道風浪覆舟糧

丁亥至正二年二月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三

天屬人合不同

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綱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同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

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

幾復從桑哥等言鈎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三月更造至元寶鈔頒行天下與中統交鈔並行以至元鈔一貫文當

中統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前者無冗舊者無廢

立文莊曰自宋人為交會金元承之以為鈔所謂鈔者所費之直不過三五錢而以售人千錢之物嗚呼世間之物雖生於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其用其精粗其功其力有淺深其價

有多少直而至於千錢其非大則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錢者而售之可乎不可乎行之日久終莫之行如元人者

可鑑也然則鈔法終不可行哉請稽古三幣之法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中下二幣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準上幣以權之焉可也

戊子至元二年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國初枋得遁入建陽時

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

召宋故臣謝枋得不至

謝枋得不至

枋得所以不死
李左車猶能言

春秋以下人物不足道

忠宋之心可見
枋得仁者之勇
執宋臣謝枋得北去
佯召入城
上易

道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闇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滄炎宋狀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憂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斯養卒亦不可得辯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

發明時宋已亡而猶書宋者嘉其不忘故主也書辭不至予其守義不風馬牛之弗及哉若枋得者不可謂之非仁者之勇也

福建 蔡政魏天祐執宋故臣謝枋得北去時枋得設上肆于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為謝侍御也至是天祐朝京佯召枋得入城上易逼以北行以死自誓知不可免即不食
綱 置徵理司十月遣使鈎考錢穀初業哥摘委六部鈎考百司倉

天子之職莫大於擇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宰相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貨殖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鈎考錢穀以割剝生民為務所委任者悉皆貪饕邀利之人江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宜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

桑哥大怒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者六帝皆不允

宋臣謝枋得死節

二人皆忠於趙萬世不失為忠臣

鑑 已丑至元二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初參政魏天祐逼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

士友餞詩
盈几

枋得常有
千古之憤

以植世教
立民更為
任

博浪伏橋
之志

定察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蘓秦告人云當稱君
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察政之時枋得復何言枋得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
復食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
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眠齋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如少蔬
菜果積數日因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
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輕軒而以天時
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常若有千古
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藝為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鑑平生無書不
讀為文章高遇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若有詩傳註疏
行于世

周靜軒曰枋得之死或以不速為嫌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恥何不
即張良博浪謀伏橋之志也使其一戰而勝豈不為義士之大伸乎
迨夫兵敗而還棲身問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循數年而

即勇不吐
食周米之
心
全即奉衣
於世
文謝所行
如出一轍
二公遵禮
孟之訓

弗敢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感
尚持勢強迫之辭執之至無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
而死是即夷齊耶食周粟之心耳嗚呼枋得全節表表於世又安可以
擬議之哉

許子曰謝枋得因元世祖召屢以書上丞相雪樓等不應聘現其詞氣
前蓋山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於宋作頌類之際身雖死至今美氣凜凜猶存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二
公可謂能傳於宋作頌類之際身雖死至今美氣凜凜猶存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二
私孟之訓矣

丁南湖曰文山餓而不死乃受殺身之慘疊山餓而得死乃獲全屍之
忠死之以餓所以成其夷齊之節○閩龍逢比干諫紂紂殺之伯夷叔
齊讐武王伐商義不食周粟餓于首陽山而死

舒梓溪曰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耶明年敵下安仁比者熱十年之久猶
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臣比者熱十年之久猶
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與成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
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
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
仁固不足為先生多也

心死形存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天子當為國家扶綱

常君子取人先觀大節

天地間常效厲久之死而不性

附謝登山書

典程雪樓書云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大元欲無意誠無為明達治體可勝其任才執事薦士凡三十其非人君命之不忠於家而能取教於天中執事求賢之意也禮臣必于有孝子之門為君命三年不取地立起復大學生元之夢孝也傳曰求忠臣必于有孝子之門為君命三年不取地立起復大學生於國者未之有也求忠臣必于有孝子之門為君命三年不取地立起復大學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三年不取地立起復大學生馬央不克葬持服三年不取地立起復大學生閣闔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君子取人先觀大節

忠者不哭室老曰云欲訪問其何事某則決不敢魯有公文伯死而

敬者不哭室老曰云欲訪問其何事某則決不敢魯有公文伯死而

於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吾人皆行哭失聲聞中自

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

必以相如忠齋書云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倘天

下承相如忠齋書云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賈實倘天

廷過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朋友自大門生也先生以厚大君子知人

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丙辰八月斷不聘者其說有三一曰厚大君子知人

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厚大君子知人

者四不尋遊魂亦不可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第以某連累死於獄

魄生乎此不可尋遊魂亦不可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第以某連累死於獄

先面矣自丙子以後以解兵權棄官遠遁即降附宋臣嘗何面目見

一可應聘 天下號為 風采 不可應聘 有三

致仕削籍為民避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

致仕削籍為民避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
 母詔書並某有面數若貪忠於所事者八年行罪大元悉置不問某亦在
 不赦放罪一赦何目見大元乎此辭味於一行罪大元悉置不問某亦在
 恩赦放罪一赦何目見大元乎此辭味於一行罪大元悉置不問某亦在
 致仕削籍為民避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
 致仕削籍為民避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

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
飯瀝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跟尋好人不覩面皮
正當底人某決不可當此選願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雨露生於吾土
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寔臨
之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監翰林學士王磐卒年九十二贈太傅開封府路國公謚文忠磐字文炳廣平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

梁臨江王磐大肆力于學蒐羅經史百氏文辭宏放蕩無涯淡東平之磐買田汾河之上題其居曰鹿庵及鹽謀不軌磐覺之脫身去世致召見撫勞甚厚壇既誅磐挈妻子歸東平召拜翰林直學士出為宣撫使復入翰林為學士遷太常卿時宮闕未建遇稱賀臣庶雜至磐上疏舊制天子宮門不應入而入者謂之闕入闕入之罪由第一門至第二門輕重有差宜令宣徽院集百官姓名以次听通事傳呼妄入者準闕入之罪自是而儀制立矣

庚寅至正十七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糧穀

鑑八月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民居不可勝計
鑑十月江陰寧國等路大小民流移者四十五萬餘戶詔

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九十九石賑之

辛卯至正十八年二月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廣義世祖去桑哥而用完澤不忽木深得親賢遠佞之体使其事皆然雖中原英主何以過之直書于策其美可知

五月復徵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疆致之

綱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

右丞何榮祖世業更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綱八月平陽地震壞民居萬有八百二十六區壓死百五十人

鑑壬辰至正十九年春正月詔江南州縣學由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

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田令覈數入官
鑑禁鞭背
綱三月徵集賢學士楊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綱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

世祖深得親賢遠佞之体使其事皆然雖中原英主何以過之直書于策其美可知

孝者稱為
孝修先生

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
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
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祗適王惲陳天祥等
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劉因卒** 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贈
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諡文靖
統初為左工部尚書因性不苟合不妄交
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既居教授師道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
教之皆有成就所居扁之曰靜脩學者稱為靜脩先生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
卷詩五卷
號丁亥集

歐陽玄贊曰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
不能致之而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守內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
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往明矣得從周公孔子之後為
世開太平者
空名壯曰 世史於劉因卒而書以傲士何傲綱目書陶潛劉也嘗觀其
所作退齋記有曰故老氏之詩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

問許衡吳
澄劉因人
品優劣何
如

留此錢以
周貧者
天地有所
不能

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
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其徒
陳俊民請曰彼方得時行道大闢文風衆人之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
老氏之術何也由此言觀之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見也但所指言者
不知伊洛宗之似指許衡也若然因亦不然而衡之仕元歟雖然因行道衆
夷狄之君不可事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然而衡之仕元歟雖然因行道衆
幸之何歟豈非幽燕之地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因者亦不免
為見聞習染所局歟母怪乎
○**丁南湖曰** 許衡元澄仕元君子耻之獨劉因不仕故其風節扶持世教
經籍無所箋註乃不見取殊不念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從祀之典特為
世設教耳若氓其風節而責其箋註豈所以崇世教耶况劉有四書精
義易係辭說等作皆箋註之
極要也彼議者何不察哉
○**二月** 回回亭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此錢以周
貧者
○**十月** 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餘凡一月乃滅
○**時** 帝夜召
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
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

人與天地

泰王充謹

天戒

誦文帝曰

食求言詔

宋年何由

得

張美和曰

運軍糧帝曰

每由得糧不許

區密臣言宜追

徵其存心如用

者規模宏遠矣

梁臨江曰

直路塞文學之

推使紳而已其

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

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

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

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

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鼓乃罷

甲午至正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癸酉帝崩于紫壇殿

張美和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庶每遇災傷

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末年不豫

每由得糧不許區密臣言宜追徵其存心如用者規模宏遠矣

梁臨江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與國之廣亘古所無然世

直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究其用所賴以為用者

推使紳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寒儒之風官有

命之失而吏多欺詐之文將承

保萬邦此隆三代無乃未之忍乎

王敬所曰方反叛命將出師始無寧日善乎却經言於世祖曰國家建

極開運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摩盪殆欲破

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多也彼既以兵立國聚散剽劫制次破

爛以攻取則有餘虜將標粗夷風苟簡以守文則不足故其經制次第

以及臣下謨謀雖有一二可采者而成武亨國不永蒞治未孚殆及順

帝則倒裂毒亂絕於夷矣

皇孫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夏四月至上都遂即皇帝位于大安閣先

是御史大夫崔或得玉璽於故臣札刺氏之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

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后手授於帝遂即位矣

五文莊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揚桓考證以為秦璽按璽在漢為元后

無之其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六月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遣還鄉國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

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

賜家鉉翁

弓遣還鄉

元史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卷三十八

詔中外崇奉孔子

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與金幣皆不受尋卒

史臣斷曰

臣按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儒道二教為外學貶孔子為中貧尊桑門為正道又考元史止於成宗即位是年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為中貧者惟成宗本紀世祖正崩成宗即位是年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待至始詔中外崇奉之哉噫前此必有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為世祖諱故略去之耳使誠有是事則世祖之罪浮於秦始皇多矣

十月帝自上都回帝巡狩三不刺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還

人君不在勤遠略也

袁了凡曰

盧世榮以貨利得幸嘗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增培而民則吾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嘗歲而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同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且其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有限今盡刻削之猶有百姓乎丞相安童謂坐中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按盧世榮之議即呂惠卿之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文用之對不愧司馬文正矣

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省者

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十二月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

梁臨江曰伯顏深略善斷將三十萬眾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

成宗皇帝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世祖崩諸王立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末年連歲寢疾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致上思州賊黃勝許贛州賊劉六十雲南七官末隆濟羅維州酋長阿那龍少寺反時有小警然不至於廢墜者去世祖未遠以成憲具在故也

乙未二月翰林學士承旨劉夢炎致仕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

夢炎有大臣器

詔蠲田租

將三十萬重如將一人

諸將仰若神明

成宗善於守成

臣器

葉李美於
孟頫論夢
災為已而

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爰優於李即夢爰為宋狀元至宰相
當貴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爰也

廣義

孟頫論夢爰人品要亦為已而設及世祖右葉李

袁了凡曰

葉李留夢爰皆宋人同事世祖其禮接委任同而夫俊優劣

李所薦帝知惡賈似道而不自知有桑哥知嘉葉李之斥賈似道而不
怪兼李之薦桑哥此又賤之在於目也孟頫能因帝之惡似道因推之
於桑哥度已未可諫又德惠徹里使言之可謂忠已世祖奇任桑哥如手
李思相類然李息不言而徹里竟言之可謂忠已世祖奇任桑哥如手
足一言而悟棄之
如决泥抑勇矣哉

河清三日

四月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夷狄亂華之世雖瑞亦災

六月江西郡縣大水無禾民之食命有司與廉訪司賑之

九月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為玄妙觀設所奉宋太祖神王

丙申元貞二年春正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太素凝神廣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

○二月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

馬動臣為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卒繼請者尚多臣請甄別貧

丁酉

大德元年春正月太后幸五臺山國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

李元禮言
不可者有
五

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

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

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

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之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

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

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

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為兆民求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

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

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

元貞二年

元貞二年

二

言者准一元

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或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懼不敢言言者准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綱禁諸王駙馬奪民田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發明

前書詔諸王駙馬毋輒罪官更此書禁諸王駙馬奪民田皆所以深予其單弊也成宗其庶幾愛勤於民事矣

成宗庶幾愛勤民事

綱十二月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大梁山在漳州府漳浦縣南產水晶

乞割民百戶採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則勿取

綱戊戌大德二年春正月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二年

皇孫宗社人心所屬

綱二月以張九思梁德建並為平章政事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

成道德

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自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

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諳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

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

征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綱詔各道廉訪司作人才以備選舉

綱詔都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廉訪司治之

綱開鐵幡竿渠自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

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

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

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綱十二月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丁南湖曰

世祖以來官制內則改六部為尚書六部設因于監祭酒司業各官外則設按察司副使以下巡行郡縣各路推官問刑

郭太史神人增置各路推官

大舜取善之意

以至陰陽教授惠民藥局等職及武宗設師傅保三公論德贊善庶子洗馬司業正字等官皆良法也我

亦大明創制率皆因之蓋

流星有聲如雷

己亥三年春正月詔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二
九月壬辰夜有流星色赤尾長尺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如牽牛之西其聲如雷○綱十月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獲焉

一舉而全

發明成宗頗能垂念命省田租則其愛民憂民之心可謂一舉而兩全者矣豈不為盛德之事哉批事直書蓋予之耳

庚子四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皇太后崩明日附葬先陵

定律令帝諭何榮祖曰律令宜早定之對曰臣所擇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件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但取其宜於今者

老之地

夏五月帝諭集賢太學士何曾軍撤里曰律書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

不能自存者稟給五月
辛丑五年十二月減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卑弱

壬寅六年春正月帝詔大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民田以致貧者流

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為便即命行之母越三日

是左丞相哈剌哈孫乃奏始建立之
六月建文宣王廟於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於他署至

建文廟於京師

十二月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之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

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乞令中書與老臣識達治休者共圖之

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鑑癸卯大德七年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

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

事賜以黃金五十兩○鑑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眷有差○鑑蘭谿處士

金履祥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以

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

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

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

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周靜軒曰

處士未嘗書卒者故十處士所以錄賢也履祥得朱子不傳之緒重道德於

進大一統志二人得朱熹之傳清介純實似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以上蔡

履祥親得之二氏履祥得朱子不傳之緒

德於泰山者也故特書於冊以深予之

五月中書右丞相完澤卒完澤為右丞相革業哥弊政請自中統初

積年逋負錢粟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為賢相追封與元

丁南湖曰

完澤號為賢相豈其然耶受朱清張瑄之賄而身名以玷

八月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

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而王靜妻道臣道子

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已去專政之

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

之而集賢太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諫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為時政之弊

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

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鑑甲辰大德八年春正月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

完澤号為夫相地為阴而主靜

鑑二月有星孛于室十一度入紫微垣約一丈自去歲十二月至是歲三月凡七十六日而滅

鑑乙巳大德九年春正月陞翰林國史院為正二品

鑑四月大同路地震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五千餘人懷仁縣地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賑之

鑑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售其直省

舍之不可不渴

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售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舍之不可不渴熨面可使自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鑑丙午大德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營國子學於文宣王之廟西偏

四月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雞卵麥及粟麻皆殞命蠲今年田租

鑑八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十餘人

鑑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大牢樂用登歌

鑑丁未大德十一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帝崩于玉德殿懷寧王立是為武宗

王立是為武宗

五文莊曰世史於世祖書死而成宗以卒書何視魏明晉惠例也夫夷狄固不可主華夏然業已得之非處心積慮之人其罪固輕

於造謀主意者也

武宗皇帝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初封懷寧王總兵北

邊屢立戰功成宗崩諸王立之在位五年壽三十一帝

鑑丁未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帝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

鑑六月癸巳朔以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哈剌哈孫仍右丞相答剌海左丞相

鑑七月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

孔子儀範
百王

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者也朕慕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
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求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聲名言之妙尚資神化助我皇元翰林
承旨闕復之辭也

丘文莊曰

按自古謚號必加以美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
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
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和平而
時出之蓋假設之詞非真實之德也如此二字於至聖又宣王之上固
於聖德無所增益也竊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
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
莫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哉由是推聖人之
心竊恐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孝經孔子
之微言
命書省
刻模孝經
詔行世祖
條格

八月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以進帝曰此乃孔子之微
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
賜之○鑑十二月詔行世祖所行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

特指盈

力李三十
年不求進

盜警愕釋

書酒誥為
獻

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故
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又言律令者
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即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議
歸一遵而行之制曰可

綱徵處士蕭軒為太子右諭德軒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
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
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
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
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
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
辭而歸卒謚貞敏

南湖曰

聖人款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蕭軒初為府史上官語
不合即引退南山三十年博極群書脩身勵行於是世祖至

武宗三朝擢儒學提舉擢學士司業皆不赴擢祭酒論德一至京即以疾辭是三年不志於穀雖聖人復起諒亦深許者也論者謂其要求近君至於論德而因疾始去則責之大過矣

鑑戊申至大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初為都指揮使時帝封懷寧

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

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

沙不花頓首曰以蹴踘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

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蹴踘黃帝所造以練武事知有才蓋因嬉戲以諷練也帝嘗御五花殿

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

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麪藥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

不顧什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

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

拜右丞相

蹴踘受上

賀

兩斧伐孤

樹

左右賀

直臣

鑑中書省臣言近者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立賞罰或匿盜不申或期會不至或逾期不獲者官吏連坐又言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給案待報帝曰弭盜安民事為至重宜即議行之

鑑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綱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

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廷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闒腐餘

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

柰何辱以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大醫院事

鑑九月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肇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泰安濟寧真定大

水廬舍湯折人畜俱被其災江浙饑荒之餘疫病大作死者相枕藉父賣

其子夫鬻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臣等不才猥當大任雖欲竭盡心力

宰輔佐天子
下
子
共
治
天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

卷一百一十八

十五

而聞見淺狹思慮不廣以致政事多舛有乖陰陽之和百姓被其災殃頭
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所致汝等但當慎其所行

綱十月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以宦官居中書以僧人居文苑亂常甚矣

鑑十二月故右丞相答剌宜哈刺孫卒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

圖書重儒術世祖錄勲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剌罕成宗之世進右丞相言

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選定官吏賦罪十二章至是卒

鑑己酉至大二年春正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綱追還內降璽書自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

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田戶口錢穀錢選獄

訟害民坊政之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鑑四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緣遍野百姓艱

食乞罷其役帝曰以皇城而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工餘者罷之

治道先守

追還內降
璽書

真

尚書自
時政

綱八月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方今地大民衆事繁冗
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洽頃歲省臣壅塞朝命
惟署押文案事皆廢弛天災民困職比之由自今以始省部一切皆令從
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
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
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十餘條刪除繁冗使歸于一編為定制從之

綱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

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

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

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

及此家今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

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群下曰事未經王彥

潛尤為飛
龍之事

事未經彥
博者勿故

博字也議者勿故

立常平倉

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高之時減價糶之有私相

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並禁之

綱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諸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

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

宗神靈神噐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字孟也之功居多適

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石見謂宰臣曰

此皇祖妣命為朕負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

同知樞密院事廣義抑現仁宗之起李孟可謂兩得矣一以釋

綱二月寧王潤潤出謀反流於高麗○綱三月賜諸王祭八兒幣帛

周靜軒曰有功則賞雖離不廢有罪則刑雖親不宥此固人君賞罰之

人君賞罰之至公也前者潤潤出謀反罪狀甚明而僅流之於高麗察八

兒海節之子叛不能誅乃賜幣帛此皆過於姑息而非奉矢伐暴之意

也昔管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手刃同氣耶奉行天討不能順私恩

將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得久享其國哉

綱六月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山崩壞官解民居二萬一千八百二十

九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

綱十月帝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大赦天下

綱辛亥至大四年春正月庚申帝崩於玉德殿廟號武宗○綱皇太子罷尚書

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流忙哥鐵木兒于海南國皇太子以

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

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

脫虎脫等統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孛羅帖木兒等奸貪害政

今中書方欲用為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

為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廣義仁宗速改其兄之不善其夫於武

宗遠矣故特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仁宗夫於武宗

尚殺非帝王治也

仁宗夫於武宗
尚殺非帝王治也

仁宗速改其兄之不善其夫於武宗遠矣故特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古今人心之天理

周靜軒曰脫虎脫寺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五刑五用舍鐵木兒則流所以分首從而推輕重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新政令則四海困窮而天之祿亦未終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一快哉故特表而出之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陳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至首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李校人才所自出李孟宰輔之器

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學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教諸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孟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商挺王博文折行董與交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鑑**三月庚寅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大赦天下

王敬所曰宋太祖稱其弟太宗約以次及子也而德昭至於自殺武宗仁宗皆號有人君之度者而一顧身謀遂入諛問頻述前盟幾成禍變鐵木迭兒已矣趙普而亦為之他何言哉德昭之死既絕禍本而和世

球延安之誰幾至不測扶蘇之死陳勝假其名足以亂天下而况武宗之骨未寒世球之德未失使禿魯忽等非庸人則周王之正位號豈在哉

鑑勅百司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縉之微不言於朕母輒予人

遺官者釋奠於孔子大風滅燭

綱遺官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曰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曰

仁宗不知所以敬孔子

周靜軒曰帝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庶幾可也今此蓋夫子在天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祭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之禮是則敬敬孔子而反所以褻孔子耳

目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

帝王曆教
自衍天命

春秋皇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教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太學士尋卒

聖人神化
之速

○鑑四月以張驢為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往人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体朕心下愛斯民

刑貞觀政
要
此書有益
於國家

○鑑帝御便殿李孟進言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蹙然曰卿等能盡力替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可必今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託卿甚重此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治天下此
一書足

人君之柄
在刑賞

李孟長者
之言

稱道復而
不名

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鑑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已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替擬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勵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鑑增國子生為三百人帝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者為定式既而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臣日以周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

之○**綱**九月詔改明年為皇慶元年

祖宗立選法以示激

綱十二月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躡等進階授國公丞相等級諸司已裁而權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銓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名愛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武宗以帝為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主矣

鑑壬子

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

御史臺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

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綱**五月禁諸王毋得以農時出獵擾民至十月方許獵

綱六月丁卯雨雹

○**綱**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無功而受封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曰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二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察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關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姦之弊

名器重足以鼓舞豪傑

周靜軒曰仁宗即位之初首為此損較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防微杜漸革彘緣之途遏覬覦之路而向之所謂僥倖加官者一切罷之而不敘皆撥亂反正之盛心也直書於冊蓋予之耳

撥亂反正之盛心

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樞密副使張瑄代之。瑄，淮陽王張弘範之子。成宗世，瑄為使川陝，問疾苦，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遷南臺侍御史。瑄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

惟善人乃可為室，善人用則百姓安，善人國家所宜室。

癸丑，皇慶二年春二月，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惟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善人國家所宜室也。

三月，有星孛于東井，中書省臣禿忽魯言：臣等職專燮理，去秋至冬亢旱，民間乏食，而又隕霜雨沙，上天示變，皆由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黜臣等以當天心。帝曰：事豈關汝輩耶？其勿復言。

天挺論時政陳七事

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借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

丁南湖曰：天挺為元好問子弟，初蒙世祖嘉其容止，及遇成宗，旌其肯治所陳七事，乃其一功也。厥父和著武略於太宗，憲宗之世則天挺可謂世臣之賢者矣。

文曰：於香默禱

帝以久旱於宮中焚香默禱，又遣官分禱諸祠。其雨大注。

六月，以李孟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孟言於帝曰：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乞罷政權，避賢路。帝不許。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賜鈔十萬貫，又為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非富貴之位也。悉辭不受。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建崇文閣以十夫從祀以十夫從祀以十夫從祀

發明：崇儒重道，尤為國之先務也。十賢從祀，獨見於仁宗之朝，其意善矣。始從祀，而後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則其崇儒先重吾道之意彰彰明矣。所以卓冠群倫，迥為元世之令主。

孔子有大功於天地，春秋關係尤大。

丘瓊山曰：自唐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大功於天地，然後以其剛述六經也。世之儒者，必於是六者之經躬而行之，而明之於後，得以其於從祀之列。苟棄其書而不用，悖其道而述之，陪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乎？春秋一經，闕係尤大。宋王安石棄春秋之經者也。一時群小附和，雖路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卒定，禡而

朱子言魯
揚雄之意

詔行科奉

安百姓以
圖至治

得真儒而
治道可興

奉侍素林
事以對

訪求遺逸

去之元之許衡則悼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憂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為君子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揚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何責焉

鑑七月浙江行省以新安儒士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章圖纂釋來上詔擢用之復心辭不受

鑑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能者

克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於庭賜以及第出身有差

帝謂近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至此設科取

士庶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以李孟請行科舉取士故有是詔

綱十一月京師大旱疫自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素林

事以對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丁南湖曰

旱而自禱則大雨疫而自責則大雪蓋天無棄物不以夷土而沒其善亦不以夷邦而絕其民也

鑑甲寅元祐春正月勅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

訪求遺逸其人先以名賢

丁南湖曰

詔行科舉特徵唐宋之舊規詔求遺逸乃用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謂盛矣

鑑三月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

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

鑑四月太寧路地震有聲如雷○鑑勅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鑑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院官擇其切要者譯為以進

鑑五月京兆為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

鑑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發明宦者之職不過使之供灑掃掌門

亦知過必改之盛心也豈非有元盛德之主哉

鑑秋八月冀益汴梁路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

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國子司業自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

立升齊積
分之法

立升齊積

仁宗知過
必改之盛
心

隆平書院

立升齊積

立升齊積

立升齊積

立升齊積

立升齊積

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理並優者為
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綱乙卯延祐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魯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綱**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仁宗有元
文明之主

屹然一代
規模

周靜軒曰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
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
始行之與賢育才之意何如哉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
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
哉美

綱五月泰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
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覈驗賑恤**綱**監察御史馬
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
言之佞故致然爾

北山南移

周靜軒曰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是失乎常
理是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王脩德百軌順度天地於焉而

綱加官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去年夏書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
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曾謂學士之職非文階乎此
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欲之撓括耳

閻祿孫孝
行何如

祿孫守母
不去

綱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九五之亂也祿孫負其母
挈其妻子隨眾入山避之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
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母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嚙之向春反
也吐沫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青之曰蔡何辱
也

孝子賴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仁宗勤恤
民隱之心

王梅深張
守敬

綱丙辰延祐三年春二月太史令郭守敬卒**綱**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
令王恂以學自負母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任禱曰自宋以來者於

綱

守敬任其絕幸守敬度越

子昂世祖所問按

綱目愧子昂於千古

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綱**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綱**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待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問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孟頫字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綱**嗚呼何也復厚賜之張世傑為何如人耶嗚呼悲哉綱日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愧子昂於千古也**綱**丁巳延祐四年春正月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與向詔自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綱**四月不雨**綱**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任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任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綱**七月秦州成紀縣山崩

子昂則備

天子承天

綱冀寧地震○**綱**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答曰戍守邊鎮踰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官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於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綱**八月帝還大都**綱**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群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之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綱**九月以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綱**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

制法守去

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本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監戊午延祐五年春正月懿州地震○二月和寧地震○秦州泰安縣山崩○

四月德慶路地震○鞏昌隴西縣大雨南山土崩斃死居民給糧賑之

綱以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奸邪小人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當緣起為太子

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

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曰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發明鐵木迭兒奸邪小人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當緣起為太子

而反溺愛小人為之羽翼他日養成亂階伊誰之過典故特書以志其基禍之本

監八月大司農賈任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業圖說帝曰農業衣食

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又以江浙行省所印大學衍義五

請梓陸淳所著春秋三書

十部賜朝臣○**監**十一月集賢院學士曲出言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辯疑

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令江西行省鑿梓以廣其傳從之

監己未延祐六年春正月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

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業守成恒恨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

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監庚申延祐七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子碩德八剌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歛

粥

史臣斷曰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修身

常之道耳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畷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嘗

有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欲飾以珠玑生民膏血不

可輕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札大臣親老

時加恩資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條但移時其孜孜為

治一遵世祖成憲以致太平文物典章號為極盛也

監祭議中書省事乙失監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答之皇太子曰

文勿違意

平憲以致大

備者維持綱常之道

修身治國儒道為大

備者維持綱常之道

備者維持綱常之道

備者維持綱常之道

極盛法曰天下之公

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是為英宗

奪封什碑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曰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讒構

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什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

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

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廣義柳規孟以仁宗東宮舊恩超擢至此仁宗既崩孟勢孤矣

四月詔還七寶帶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

薦賢才而為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鐵木迭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嘗劾其姦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

不許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者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於死地朕

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萬歲

之道

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

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焉至

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歛流涕左右莫

不感動至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

姓聳觀百年發輿一日復見至有感泣者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鑾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

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賜鈔五萬貫

河南饑帝問其故群臣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

職委任非人乃致陰陽失和災害薦至自今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

民重困可也○鑾十二月詔改明年為至治元年減天下租賦三分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在位四年為御史大夫鐵失等

並告于天願以身代及嗣位用法無私果於誅殺奸党畏罪遂構大變

修身治國无踰此書

百年廢典一日復見

至治春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綵樓於宮中設宴時居先帝喪

非張希孟

祭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帝大怒既而

不致言

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告字即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其直

萬世平

廣義所當去也英宗悅其言以旌其直不明而能之乎

養浩之言

周靜軒曰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痛抑之自是以後因而不禁則

信佛之過

殺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竄成珪李謙亨於奴兒干國時

按此篤於

救建西山佛寺甚亟觀音保等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書極諫故犯帝怒

信佛之過

周靜軒曰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則斷不偏明則听合理苟無剛明

者其國必亡

王敬所曰元之諸帝自世祖而後惟帝號稱英明雖幼冲嗣位而諸所

拜住為相

祖本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

三畏

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

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

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

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禁圓則水圓孟

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生則誤國而死則遺臭者

丁南湖曰拜住有三畏之言而終身事業罔不踐之生能成乎相業死

何真賢不肖之相遠耶

十一月朔日食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

生則誤國而死則遺臭者

致帝自責曰是朕之過因敕群臣亦當備劄以謹天戒端又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

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餘頃免其租南康建昌大水山崩死者四十七人命賑之

拜住一新

綱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為翰林直學士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

陸之學向

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用力

典吳先生

聖賢之學世祖朝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成宗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

吳先生天下

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以應奉翰林文字召之有司敦勸久之乃赴而代者已至澄即日南歸仁宗朝為

陸子靜以

子監丞陞司業澄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為本

陸子靜以

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能拜集賢學士以疾作不果赴至是除翰林學士

主

綱三月帝畋于柳林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行事有關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

為小

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垂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綱五月庚子大風雨雹援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餘株

綱

勅寫金字藏經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

田

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

元人之詔
何如

拔之論以感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為
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
可以示後世

周靜軒曰

三代以後英君道學之寄豈曰無人
州縣此皆播在簡策為可考者迨至有元之世事佛漸謹如作佛寺幸
佛寺寫金字經而見綱目君子前後書之畧無假借皆所以著其崇尚
虛無而不知禮義之失也傳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安有天子
崇尚虛無而欲化天下於禮義豈不難哉

綱奉元行宮正殿災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今值朕而燬實朕不能

圖治之故也嘗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未綿重加補綴嗟嘆

良久謂侍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丁南湖曰

天子而惡衣蓋匹夫創業者也元太祖先業富強至世祖則
終年二十而能念二祖之惡衣也回視劉宋武帝見乃祖之土障葛燈
籠而目為田舍翁者不亦天淵矣乎

監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

秋帝於行幄迎皇叔嗣晉王立之為泰定帝

周靜軒曰

宋萬試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君子美牧能死君誰天君試
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
左丞相是綱目之所賢也鐵失將弒英宗拜住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
於是先攻拜住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綱目賢拜住示後世
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綱有國之急務也綱目賢拜住示後世
其書法如此然後知春秋綱目前後一轍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斧
鉞之誅矣

梁臨江曰

拜住為相振立紀綱脩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
富民足遠夷古未通輿回者皆來朝
貢請吏而殺臣畏之卒構禍難惜哉

監九月帝既立誅逆賊鐵失等於燕都並戮子孫籍其家產

監十一月帝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監遣使至曲阜以太牢祀孔子

監詔以明年為泰定元年
泰定皇帝名也孫鐵木兒頭宗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封嗣晉王
在位災異迭見然守成法
以行天下無事稱治平焉

鑑甲子泰定元年春二月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學士吳澄等進講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

丁南湖曰泰定之治其兩截者乎始開經筵而文教不顯終受佛戒而吏習尚存

鑑六月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事言逆黨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報

鑑乙丑泰定二年正月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祭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鑑置諫議書院於昌平祀唐劉蕡蕡昌平人以直言下第

鑑六月中書參政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生逆謀自今軍衛之職之母以大臣領之庶動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泰定三年

鑑丙寅泰定三年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鑑鹽官州大風今海寧縣

泰定三年

溢壞堤三十餘里遣使祭海神不止徙民居千二百五十家

鑑夏四月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鑑丁卯泰定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先是監察御史趙思

嘗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蒸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鑑七月建橫渠書院於郃縣在鳳翔府祠宋儒張載

百王不易之禮

八月溇沱河溢通漕縣山崩碣門地震有聲如雷書晦大主道山崩
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震

戊辰致和元年九月文春正月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

官避差遣者答之○三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七月帝殂于上都世文宗不為立廟謚

梁寅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

鑑倒刺沙等立太子王禪于上都

明宗皇帝名和世疎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南泰定帝殂大臣

宗遣使迎帝帝正號於和寧之北立文宗為皇太子未幾帝宴皇

鑑初武宗殂第仁宗立約以次傳於帝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丞相鐵木

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為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諸帝於兩

宮謂仁宗及太后封帝為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聞帝至率眾來附

因居北部自建泰定帝殂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燕都合收百司印

章時發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居留守遂謀舉義大會群臣從兵皆露刃令

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謂周王懷王也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

遣在沙漠猝未能至而帝弟懷王時從江陵乃迎入燕都懷王固讓曰大

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

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着朕意布告中外而後可○九月

懷王襲皇帝位改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明告中外以攝位之意是為時

倒刺沙在上都已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為帝遣兵分道攻燕都敗績

齊王月魯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奉皇帝寶出降泰定嗣帝

立文莊曰考元史書阿速吉八不知所終而此書圖帖睦爾弒之何法

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鐵失所弒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

武宗二子次維當立然既為英宗所弒則非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

即立阿速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

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置死地者圖帖睦爾也政

張時泰曰非圖帖睦爾之兵也綱目書圖帖睦爾兵陷上都者與趙穿

不追究其用疑典办也

張時泰曰非圖帖睦爾之兵也綱目書圖帖睦爾兵陷上都者與趙穿

十一月文宗遣使迎周王和世琜于漠北

綱已巳天曆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琜稱帝于和寧之北明宗是為遣文宗使撒

迪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

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師當以朕意諭之

丁南湖曰文宗褒位本志也諫兄矯情也明宗既受其諫亦當至京朝

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燕帖木兒見帝於

行宮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

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

厚

天下國家如人之身

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八兒禿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

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因謂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

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

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

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

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

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綱四月帝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綱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

綱七月太白經天綱九月丙戌帝次于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庚寅帝

暴殂疑文宗皇太子薨位于上都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長子明帝之弟也初封懷王出居建康

朝廷當訓為先

漢明宗立帝為皇太子明宗殂帝復褒位于上都駕還燕都

冬十月監察御史撒里不花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為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皆繫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議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文宗嘉納之

天下儒人師

綱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如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紳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尋卒養浩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勤學業養浩幼遇人有遺緒幣於道追而還之方十歲讀書不輟父由臺省掾為棠邑令毀

養浩濟雨賑貧

禱雨撤祠

一雨三日

養浩著書三卷

淫祠三十餘武宗時拜監察御史上疏萬餘言當國者不能容改授養浩待制復構以罪罷之仁宗延祐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毋勞謝也至是為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即散家之所有以與鄉里貧乏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撤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三日及到官復禱于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民大喜時米價騰踊緡鈔壅不可得米養浩以倒換之艱乃檢庫中未燬緡鈔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印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出糴詣庫驗數以易鈔又率富民出粟為奏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書出賑饑無少怠每一念至即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關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子引拜南臺御史

丁南湖曰

元史養浩本傳首稱幼有行義勤學業則其功名之夙美殆本之行義實之學業乎按養浩幼遇人有迂幣幣于途者彼人已去追而還之是其行義也年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幼止之乃書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是其學業也

命翰林奎章諸儒臣準唐宋會要輯本朝典故名曰經世大典

惟良上疏曰今天下郡邑被害者眾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

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蠶食之人罷土木

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

因循苟且其弊彌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庚午至順元年春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纂脩經世大典

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郟王郟音夫

閏七月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

啟聖王夫人顏子克國復聖公會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子孟軻

郟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頤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加孔子父母諸美之爵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自位列七十二子下

以董仲舒從祀孔子廟本皆得其當

廣義是年七月既加孔子父母諸賢之爵至是又詔仲舒從祀孔子廟何其兩舉皆得其當哉使無奉佛之非則文宗庶乎其得矣

卓然自樹於流俗

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耽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

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即有轂諸公間中承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

為翰林編脩秩滿除海北海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厲無所

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大曆

二年授是官卒年五十九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

也吳澄志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蓋非虛美云

丁南湖曰吳澄仕夷固不能以特立獨行自處矣而乃以此稱范梈耶

比也得典渠辛未至順二年春三月司徒香山陳符識鑑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辰

特立独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
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昌銘云
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
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
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
符命從其所言恐啟識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廣義文宗所諫符識之非
宋之真宗始不如也

周靜軒曰人臣莫善於引君於正莫不善於逢君於邪司徒之繼非
矣而乃以符識上之是為逢君於惡不祥莫甚於此矣豈非

甘說臨人
之意乎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泰定間謝病歸從學者至數百人著書甚多
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戴禮

若書羽翼
吾道
吳澄當代
大儒

周靜軒曰吳澄苦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翼吾
道誠當代之大儒故卒而其官以深予之

五文莊曰元史於許衡之卒不書官而澄書官何且加之以元也衡生
貢進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
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監壬申三年順**春三月甲申**卯川**有**二井舊名曰金鳳芳池天曆初地震

鹽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川鹽運司王之

監四月大寧路地震○五月京師地震有聲**○白虹並日出長竟天**

監六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

郡之任大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較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

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併入中書二曰宜參酌

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

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

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嚴善政者受即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

憲使尚書其餘名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

設三策以
救四弊

即官出宰
百里

而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九朝缺官
負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鑑秋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

鑑已酉隴西地震是日帝殂元統二年廟號文宗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郡王文宗殂
遺命傳位于帝年七歲在位二月而殂

鑑冬十月庚子帝即位于大明殿大赦天下先是文宗崩于上都皇后以

文宗遺命傳位明宗子時妥權帖木兒出居靜安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

封郡王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以繼大統於是遣

使徵諸王會京師至是即位中書百司政務咸啟中宮取進止

鑑壬辰帝崩年七歲廟號寧宗

元朝總論

張四知曰皇皇鉅宋八葉重光真德秀奏疏十三傳而嘉王受禪史斷寧宗初封嘉王

論大桓

受光宗內禪仁柔之質精說齋昏闇弗聽佞曹彌遠搖弄國柄而史斷帝初
於權臣之手前有韓金人歲擾疆場烽燧不息蒙古部長元始祖母曰
佞肖後有史彌遠一乳三子子曰學端又兒狀貌奇偉沉默寡言子孫
漠屢有光明耀腹各為部至九世孫也速該塔兒鐵木真襲為部長
番盛不相統攝各為部至九世孫也速該塔兒鐵木真襲為部長

奇渥溫胡人三鐵木真鐵木真初名也速該塔兒鐵木真襲為部長
大略用兵如神斷晏氏任撥里班曲律元主號為撥里班曲律兒忽赤老溫
四傑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邪律楚材楚材本遼東冊王突厥八世孫

也申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於元學通術數心遠而文事武備有能
太玄元主命處左右以備顧問後作相二十餘年而文事武備有能

臣長戰百萬胡騎千群奮烏桓山名森集之師森音標爾雅扶搖曰森
勁弩良弓之勢文鑑長戰百萬胡騎千群奮中初揮戈於荅蘭赤烏潰

走初太祖初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
寺敗既揚鏢於乃蠻鏢音標可汗敗誅初乃查部長太陽可汗心忌太

去祖因伐可汗可汗戰功德曰盛諸部皆慕義來降通鑑赫赫炎炎已為天

大相東征
西討印無
於滅金時
已窺其有
得陳其蜀
之意矣

太祖自處
天上人志
不在小

命人心所係屬矣秘史即狀貌奇偉允濟顯先見之明能違天而肆其毒
乎奇金主遣衛王允濟受元主之貢允濟不許即位之後先征西夏初攻拔力
大掠落用城○二年取幹羅城○四年克靈州夏王出降獻女為好
取隆興寺處○二十二年取西涼其靈等處○二十一年取中興府又
年伐夏執夏主覲以歸次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南
六十餘國哈兒鹿部○十二年克失迷刺部畏吾兒國○六年下西域
伐西域高麗等國○十五年克脫羅兒城○十六年克迭里密及
勒紇城圍塔里寒寨○十七年克回回○十八年滅欽察幹羅思密里
等部中原皇帝天上人目中豈有金主哉金主祠位有詔至元元年王南面
此寺亦今年下金府明年陷金州今年狗金城明年薄金邑四年侵金
為之○六年侵雲中九原取大同西京寺三十縣○七年取宣平
○八年圍中鄴下河河北河東山三十一郡破雄濱棣等郡及大掠平
陽太原等府○九年狗章德寺府懷順等州曹州潼關等處圍太原
帛各萬兩匹○十年取臨沁等州○十一年取曹州潼關等處圍太原
延安寺處○十二年取雄易等州○十三年取太原府
狗路澤寺州○十四年取雄易等州○十五年取太原府
取大名寺府○十六年取雄易等州○十七年取太原府
○二十年取彰德寺處○二十一年取濮州東平府○二十二年取順

論太宗
規數條事
見守成主
瓦以夷狄
而崇周孔

德府遊騎布滿山東真德秀而狐兔已失故穴宋寧宗伐金詔狐兔
女王帛且轉輸於幹難宮庭於幹難河汴京一遷成約隳而長戈指闕
矣文章索之宋者貢之元敗於元者酌於宋蹙人而人亦蹙之適足為
天下笑耳金人則吾人創黔彌睫傷弓矢所廼立尚書以統遺蒸置省于
撤漫喝督行省以輯降眾命嚴實權撫東平禁抄掠以籓餘俘監郡縣
以鎮西域西域漸定置達魯而用端一見用音即日班師那國見一獸
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主宜早還楚材曰此深慮雄心
獸名用端是惡殺之象乃上天所遣者元主於是即日班師深慮雄心
齊東遠邁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世祖建
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文秦太宗德量寬弘信任賢輔政歸臺閣陳
斷賦簡刑清歲稔民安人衍家富論鐵行旅不齎糧號稱至治焉史且
建倉廩立驛郵聽周孔之教楚材進說周孔之置稅課之所楚材諫免
取地稅商稅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深然之恢恢乎已有改王改步變夷
萬匹粟四十萬石因命立十路稅課所

元史卷三十一

之教則文
過人遠矣

為華之氣象哉迺遵太祖遺命

太祖臨死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扼連山北限大河難以起破宋金世仇宜假道

於宋我下兵唐御直擣於汴汴急必徵兵潼關千里赴援罷困必矣太宗如其命恃太弟雷暴勇約宋滅金遂

殲雄虜而百年通寇已扼其吭而有之伯顏伐金日百年侵河間而完

顏俘棄金完顏慶山奴攻饒風而守將窟犇取河中而樞密墮亡圍中

州而麻斤授首陷三峯而滿阿竊逃困洛陽而撒合溺死薄汴京而鸞

旗播遷金主棄汴如河北戰白公而乘輿夜走金與元戰於白公廟敗

衛不知翼日諸迨至蔡州城破而女直百年之祚一旦盡矣蓋金自崔

立之倡謀金汴京西面元帥釀成青城之烈禍立以金梁王從格荆王

十七輔宗室男女五百人等盡送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

后妃等下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徽欽之時焉○青城偶開封府乃

金人置營之所即金得宋之處元之俘百有六載間梁王荆王身死人

手曾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和林曾青衣五國之羞弗辱於此矣宋史南渡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宋徽欽北轅太后王從單問關

天綱恢
振伏不
觀金之
宋而元
滅金影

察官奴幽金主於照碧堂動泣雙滿金主如蔡州避雨雙滿守中萬草

近禁無一人敢對奏者悼泣雙滿金主如蔡州避雨雙滿守中萬草

悼曾一望悴顏四顧涕之悲弗苦於此矣欽宗如金途次蕭索

涕守緒自燼承麟敗亡金主守緒傳位於承麟宋師入守緒縊死

寶盡灰於塵焰遺禽悉就於俘虜宋滅金曾魂消雪窖淚洒冰天之痛

弗慘於此矣秦徽宗文歎馬角之未生魂消蓋敗血於元人之千鋒而

收功於宋人之一創宋將孟珙合天綱恢恢疏而不漏報復之巧錙銖

不爽哉史臣女直既滅唇亡齒寒金乞懼於宋宋不許金主曰元滅國

唇亡齒寒自矧際秋高初太祖伐乃奮廷議方春馬瘦宜候而方豐之

強敵氣盛鋒銳宋臣猛不可當因陳蔡之盟敗元約宋滅金定盟分陳

隸元會宋爭河南地元使王徽來曰何而北歸之師還鎮北精兵罔固

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間迄無寧日矣而北歸之師還鎮北精兵罔固

藩籬北樊城新野唐鄧間名鎮北軍而蜀襄淮漢間迄無寧日駸駸乎

有飲馬長江之志矣將鑑侵唐州入蘄州拔郢州破許州陷利州徇黃

九岡監甫
元息論三一、卷

金不共戴
天之仇宋
人伐之春
秋以為義
舉弟約元
以伐金非
也厥後適
以自伐兵
連柄結典
宋終始異
欲安全誰
矣

州攻真州圍廬州躡階成躡音客而擾與沔穿金房以瞰襄樊始雖合
謀以破蔡俄而假道以及虜宋理宗罪已詔○階成雖趙范孟珙杜呂
余曹等捷書屢凱於江南杜杲敗元人於安豐廬州寺○趙范敗元人
文德而敗元人于淮泗○余玠敗元人而瘡民蝗國楊誠齋集荼毒列城犯
鎡摧鋒漢文瘡痍溢目陳蔡南北聲空城通鑑得不償其失焉向匪仙源議
後而蜀道尚得安全乎宋理宗罪已詔故曰金人伐宋祇自伐也宋人亡金適
自亡也名臣噫黃金橫帶為何人山詩顧使胡馬至此哉通鑑肉金侮宋
太廓先圖西北中原聲歸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初國之勳誠博且鉅
矣史要非其自為之也則有股肱以成威神焉武經他母論至如願命
賢相楚材功尤炳炳燁燁者文經理財賦則劉晏韓魏之謀推步占
候則崔浩裴行儉之識二十年元相執掌朝綱家藏惟琴劔書史或諸
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六皇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則楊綰趙抃之

自古荒淫
之主勤勵
於始者未
必不沉溺
於終以今
觀太宗權
奸弄柄六
后竊權豈
非醉心逸
慈而漸廢
不振之弊
與

清破汴京征西域而全活數百萬生靈初征西域群臣言欲盡漢人
止○攻汴梁久不下後欲盡屠之楚則徐達曹彬之德開國名臣茲其
傑出者歟幸太宗諫行言聽任用不疑故能成經營初造之績柰何晚
年雄心漸寐慾志消流文體逸於聽安意驕於業泰唐惠妃楚材雖極
力勸勸不能挽淪胥之溺志醜情醜醜太宗性嗜酒肆志遐荒西域等
國○按欽察去中國三萬八千里夏夜極短口暫沒輒奸權滿朝官
出國人皆青目赤髮土產良馬伐之自此始○史臣論奸權滿朝官
鬻獄通鑑皇后乘急竊權回回以貨賈寵路稅課與撲買以惑君心而心
迷於封殖矣心既迷於封殖故合蠻之奸和愈逞數年間鍛鍊羅織橫
暴驕恣外手握王章口含天憲漢文勢傾中外侵侮主權外豈非全美之
累哉書窩潤台太宗死六皇后馬真氏禿里斷割重靈古定策帷幄
紀后妃貪五年稱制之柄大學奪六王南面之權史法度不一中外離心
諸部屬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外嗟嗟秦晉鄭宋燕趙之區

重籍於夷
變天而男
統於女規
大器如奕

棋然天下
一大變也
詩云哲切
傾城可為
後世龜鑑

論定宗

古所稱中州地也堂堂中州盡隸蒙古立仲而華人射利耽驕者
又且受制一胡婦通頑頓亡耻隻詬無節貫太喔伊鯁餌膾希求榮肥
微直孽籍於夷亦且男統於女斷六字間純陰用事歷復一綫之陽史外
世道至此何等時哉變大禍極開闢未聞矣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其此之謂與嗣主昏庸不綱王華兼邁凶屯之運大事委政太后任
用嬖臣接襪赤地千里河水整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斷而諸王諸部
益肆誅求遣使燕京徵財貨遣使迤南求弓矢遣使西域索珠璣遣使
海東取鷹鷂秘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劫珍藏嬌嬈侍兒瓊瑰
怪之奇充盈綺室驛騎聯絡晝夜弗休外擊轂瘠駢音怨讎溢道賦人
不聊生而太宗之政衰矣諸王近偶不軌謀與匪雷雨大作天變人離
通鑑貴由幾死哉定宗名身歿之後陳思六皇太后復當國簾帷聽政段
錦緣諸王不服遂立憲宗蓋自丁未以來綱上弛而紀下紊君叢勝而

漢宗續季
太統振刷
胡地未許
后地踰制
誠英斷之
主也或擬
之周宣當
矣

臣鬱伊不伸之貌政令垢玩治靡靡窳矣節故潤帖卽位憲宗卽位於
首以脩政立事為先斷枝柱邪傾補綻决壞崔寔分封諸王委任太弟
太弟忽必烈憲宗命開府於金蓮川總治減宴樂惡侈靡斷飾玩少華選
治蒙古漢地民戶事封以閩中河內地麗善吐蕃回羅羅斯交趾阿伯阿魯大理安南高闕地千里
納亦簡紀皇后麗雖后妃不許踰制秩有成規平服數國雄虜諸夷附都○
至全城秋毫無犯斷且其罷不急之徑嚴軍律之制却寶珠之獻回所
珠傘水晶盆可值銀三萬餘錠却之焚化胡之經裁抑權臣躬决政務初太宗朝群臣擅
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臣下不敢用重去殼謂中于理而與也
惜乎酷信上巫憲宗好巫覡上筮之術凡耽嗜田獵通鑿
龜罔腹于文迅駮文蹄文六朝禁錮失列門胤太宗孫失烈賜死定宗后
亦納里合敦以厭穰賜死徒諸王及太宗六后於邊失烈門争國懷仇必致之死

元風監南

元息論三十一卷

五二

按六府當
朝天下
若朝露
憲宗睡繼
大統紀綱
振舉六服
帖心信無
前之偉烈
比之定宗
遠矣

論祖

地以洩私忿骨肉之愛似為太簡矣戒子通錄骨肉之愛不可以簡在位九年將大有
為方重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世傳黃帝採銅鑄鼎鼎成有龍垂髯
湖而無前偉烈蓋世雄心一旦齋志以死悲哉雖然祖宗之家法繼世
嗣不善者無嫌于更張文六朝英明如憲宗可謂有為之主矣馳騫車馬
榮感鬼神史外若謂軌迹夷易易遵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書封神迺一日之
樂且足危無隄之輿近臣力諫田獵憲宗曰古人謂一日之巫現魍魎
之術女曰巫男曰現魍魎山川之精也無能延瞬辰之壽命侍臣諫
古君多借此以惑哉行乎溺其旨矣幸胡越不起於輦下魍魎不崇于
禁中延壽五十二春猶得正天年而死則又足為深幸者至若猥稱法
祖謬云嗣先憲宗謂田獵十筮固適足以明其不窺浴体而終惑於君
道也韃靼以酋虜御群胡雖行世及殊忽元良以故神器久虛多緣儲
嗣之不定辨都先桓肅而死辨都憲宗太子已未年卒于啟諸王覬覦

韃靼神器
久虛故諸
王竊挾是
天欲熙洪
運而開世
祖一代之
業豈偶然
歟

窺竊之心非一日矣幸天啟真人時當熙運賀表而先皇母弟太祖
孫為長為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即位屬當草昧會際多艱平開外兵
未收內難旋起改元阿里不哥世祖先據和林而自立奪燕雲以成犄
角堂韓帥而為應援初阿里不哥聞憲宗死即欲據有大號乃分遣腹
魯懷密謀為變憲宗即位發兵拒命而劉太平霍盤勢橫恣秘抗命拒兵
通賴中書右丞廉希憲此二人開離遂平鑑賴中書右丞廉希憲此二人開離遂平
交鋒敗走帝討阿里不哥于而阿里始縛志歸欵秦蜀閩隴帖然蕩平
平開詔太平天子高枕無河西之憂廉希憲故當御極之始即新弘遠之
規即位矧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黎知人善任史臣安童為相木
黎四世孫二十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為太保王磐實默掌詞垣
弘範天澤掌樞密斷氏謀謨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史載擴不圖元
詔屢樹鴻勳遠夷悉服建中統以表年易紅羊白馬之紀體乾元以立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

元史卷一百一十八

五十二

世祖以神聖之資知人善任使各見所長又建綱立紀以爲天下規此所以成一代之業也

號革蒙古韃靼之稱鼎宗廟于燕京深得萃渙之義脩宮闕于開平弘恢都邑之規置贊善以翊太子以王恂爲贊善設成均以育英賢以許衡立都省以理弘綱分總司以明庶政制布湛恩以安反仄古側別貪暴以獎賢能史天澤制渾天儀欽若昊天之道也書經初定官制董正百官之規也史潤色鴻業大闡嘉猷千紀萬綱吳越春秋條脩縷飾鷹揚故能光有四海記坐致太平四振天聲鉅恢土宇建元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勛贊鞍馬二十年間陳止齋論鞍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齧飲滄海而一息粹文官兵到處悉皆平夷伯顏詩馬首從從嶺表婦王師到處悉平傷哉宋也二百州稽首迎降文天祥詩厥角稽首二百十萬軍蔽江潰散丁家洲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矣無一信寸乾淨地山河破碎身世浮沉文文山詩江河破碎沉風趙氏一塊肉生入貝宮楊太后曰我忍死至此者爲趙氏一塊肉

世祖以夷入華分雖不正規其制札作樂兵強國富稽之古來夷狄無兩云

蓋自浙沒不作元兵駐浙宋太后遙祝曰海若有靈當使以至颶風覆舟趙世傑祝曰天不欲我復存豈天不欲存趙祀顧令三百二十年社稷道宋歷三百二十年屋于小兒之手哉伯顏曰汝國得天下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宋運告終遂承正統御極之餘蠱蠱善政史臣授時曆而天道正矣窮河源而地脉審矣行禘享而仁孝敦矣罷推酷而重斂蠲矣焚道書而邪說息矣禁鞭背而仁愛篤矣汰內外冗員而吏治清矣六部官合六十八員內配罪人淘金而民命存矣廷議因數行刑帝曰囚非群羊豈歸附庶衆戶口殷蕃御之初戶滿千餘漢書可廼殺耶悉配隸淘金山富國強兵制禮作樂縱巨克純法八世漢書帝五亦庶幾致治熙隆史臣三十餘年間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瑩光塞河江淹夷狄之盛隻古無兩哉新語所恨者淫汚宸極朱文淫毒穢宸極霍燄播蒼穹穢瀆闔門四心盡亡綱五倫瀾倒訓好合息隆遂忘濫蠹

尼父德典
天俸奚容
貶損而世
祖棄滅之
燭或儒生
其罪浮於
始皇話不
虛矣

按世祖
才大器
開蓋王也
現其用人
行政可與
創業之君
比而然不
務備德養
民惟馳志
於戰伐空
其地未足
餽其欲可
為生事喜
功者之戒

范曄后情封慾閉闡微不盈于德而富於淫六朝烝亂諸母猶然冒頓

之汚風尊崇胡僧未純周孔之正教官制雖定尚循達魯之名童服雖

頒雜用芻葦之飾何氏安樂之軍堂置矣詔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

死者業創死塞途北办殍古韜而南兵嗣發農桑之輯要詔以農

理宗首從西僧嗣古妙高之請發陵取珍寶錢鏐田器也發會稽陵截

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大元制典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先輕卑

席聘之儒生惑信業門作妖書以毀上帝闢棄聖教貶孔子而為中賢

故先正謂其行等盜賊山立皇淳始皇惡熾倉穹毒迷天日通天之過

尚能追哉且五奸並用而元氣索史斷何合馬盧世榮葉哥寺

四帥齊興而神氣衰四將出征絕域一時並發俱無功往回巨費不費

民甚苦之盜賊漸起日本一征揚音積漲東洋之水死海島還者僅三人文吐憂

擊戶僵高戰骨之山汎濛汜而赴崑崙裴原進王降伊吾而征鐵勒賦

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文秦又况緬甸遠接乎百夷占城遙隔乎東海瓜哇

羅鬼窮居巨島之東南史臣得其地不足郡縣置之對得其人不可調

而守也士父頑不忍恫恫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也快心幽

冥之地使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賈波流赤血白骨相撐天津流

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乱麻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飲泣巷哭想魂乎萬里之外

漢是竭民資以填巨浪圖他衆而喪我軍唐徐惠孰非廓地秦大征伐

不休之故哉文漢以故民不聊生江南之盜賊起中山狂人中山狂人

有幾千人欲建寧總管號陀軍後討平之貞定勇士別號劉勇士有

三乳自以為異謀西川廣王以誑愚民謀作亂事覺磔于市而閩貴

廣浙之間紛紛鼠竊漳州賊陳機察貴州苗作亂建昌太平之

處在在律興俾音象大夫也建昌賊元帝猶殺戮不休兵征不

元史卷三十一卷
元史卷三十一卷
元史卷三十一卷

論成宗

成宗初政却有所現末年委托失人政出多門至於友者九起不能無守成之累云

止復崔或之直諫縱哈刺之淫刑於戲豺狼之性元朝秘史元始祖乃而生二十五世遂生太祖喜於誅戮併先朝屢戰屠艾而磔裂生靈者計之則元取天下不知殺人幾許矣元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已卯滅殺通計一縣城內之數其是帝開基創業雄才大略之君也通而樹釁開端胎變他誅殺者不與青史遺汚使人至今快快哉詳外紀成帝襲治平之業稔禍之主也鶴林王露端拱化成寶錄初膺首下選官覈實之令猗與休哉殿最明則黜陟當吏治清則黎庶安固為君之上理乎兼以文教是遵僧尼是汰至明也賦稅是減寬令是頒至仁也親行釋奠禮祀孔遍賜高年帛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至德也優優簡簡勃勃陽陽淮南真正戈成大定興文繼哲王哉續續且軫及蓬堞而雕琢陸離罷其役憫及瘴瘴而翺翻星馳寢其征也征行悲及窮子而衛袖姨施節其娼痛及枵楊而頭會箕歛省其苛罷營造罷通欠罷土木罷徵門攤役除穢剔蠹古湯垢滌瑕

論武宗

世祖滅天毀聖至武宗崇祀之心矣

黎集蕩垢滌瑕軫災恤疲蘊仁心而規厚政時以明睿御中天譽瑋瑋隆矣瑕朝班清軫災恤疲蘊仁心而規厚政時以明睿御中天譽瑋瑋隆矣侍臣吉刺曰中外稱陛下以明睿故河清三日上蘭州河清三日顯瑞禎符不幸末年連歲寢疾斷史紛沌澹七發沈滯苦窳六朝皇綱治紀難以耗體總其成內決宮闈外委大臣斷史八柄移幸三宰嘯凶奸臣沈于諂諛之詞牽以帷曆之制鄒陽而海嶠小夷萬里遼絕日事窮討辱國喪師哈孫諫章致戾氣相感天垂異地吐妖赤子阿那寇叢起上思賊反黃勝西顛賊友劉六雲南土官友宋隆雄州酋長友阿那安西國王反許其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存耳噫小人勿用經易哲嬪傾阿難城詩真象愚永鏡輔座明箴乎武宗仁孝慈愛優禮大臣加封尼聖大至聖文敦崇儒生斷史備郊祀以飾曠儀汰冗職以清皇路業承富有慨然欲改法創制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多錫資數隆而泛賞之恩濫至元大德之政始稍稍變更矣斷史故三日而地震者六則異見於雲南

論仁宗
政出宮中
致奸臣竊

屢稷而疾癘者煩則災流于江浙洪滔泛漲溢湖南洛北之區使百姓
籠頭泥耳周矩澤吻磨牙封里膏子驚妻哭鼓震野通鑑顛天而靡所控
訴猶且茂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陶疏不聞默省于淵蛸而勤脩之政
事豈所稱上敬天下勤民者哉郁離所可取者容言受諫美聖德全善明
錄大節無虧眇盭可肯不然則枯樹當兩斧之斲踈踈濫上賞之恩阿
不花語 陪躬損德禍豈淺鮮耶合而論之遼悞者託誼於守成翫縮皇綱
而僭竊逢起宗鏡銳者津咳於振舉更張鴻畧而窳皆相仍武宗柔則廢
剛則折甚矣為君之難也創業最難守成不易確矣哉其論乎御哲握
符之聖宜日盟為旒歲自成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通鑑諸奸臣刻矣舊
章規圖不軌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竊窺神器包藏禍心實
王討武 非愛育黎仁宗血刃大庭舉義旌以清妖孽社稷且飄搖捏
不知神器誰屬矣削平內難匡輔皇家秋毫孰匪其助耶賞儲五載仲

論武宗以弟為太
賢譽曰輩恭儉慈祥敦禮儀而崇文教迨正位宸極
首戮權奸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殛放誅脫脫虎三寶
王罷杖忙哥鐵木兒流之海培植學校以養人才國子學政歸中
南以其交亂舊章流毒百姓也

仁宗英斷
不危矣非
雄略孰能
擁持世運
哉

論武宗以弟為太賢譽曰輩恭儉慈祥敦禮儀而崇文教迨正位宸極
首戮權奸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殛放誅脫脫虎三寶
王罷杖忙哥鐵木兒流之海培植學校以養人才國子學政歸中
南以其交亂舊章流毒百姓也
書以總機務悉歸中書鑄布群典以俾治化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
陸淳所著春秋纂例辨疑微旨及資治珍重儒善以植綱常帝諭侍臣
通鑑農桑集要書悉令刊布以資治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司
以可重者以其能陸淳周程孔廟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
維植綱常之道耳陸淳周程孔廟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
任李孟諸人宰鈞衡尊賢使能與滯補闕詔開科舉例從李孟罷白
雲宗罷總攝所及事太后而承顏不違輯定戚而恩禮愈篤父早而默
禱於宮俄慰滿三農之望宋詩須臾慰民疫而引罪於已旋瑞昭六出
之祥京師早疫帝痛自釋罪人俾勿絕廟祀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
事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則仁及窮民感風寒令遍賜帛錢則恩加遠
之俾養父母不絕其嗣則仁及窮民感風寒令遍賜帛錢則恩加遠
戍風雪苦寒帝曰朕居煖室而宗室昆弟遠禁遊畋止征伐遠封殖減
戍邊塞不勝其苦歲賜帛錢宜令遍及

仁宗論三十一卷
五十六

恩威並及
而乾綱獨
攬可以扼
太阿劍持
姑息不斷
者

戶部錄

卷一

三

奢靡史臣卧鼓邊亭滅烽幽墮者垂十餘年祭形帝惟優游養睿居拮

据叢陛之艱統書美哉仁宗真仁君哉而要之仁厚雖有餘剛斷非不

足史臣故雖駐馬問衛士帝出見衛士有敵而法不背於老羸兵坐法

當死臨刑哀泣曰臣奔馳烟障五十年老錫齋居禮善薩而權不假

于皇姊人帝怒按問全寧守臣阿縱不舉仍追所釋囚還獄鋤惡雄威

凜凜霜肅而仁黎雅意諷諷春融斷即山崩地震川沸山移變不少減

而青已厚民可答天譴真盛德守文之主矣所可怪者官以倖求覬覦

名爵罪用賄免欵伏猶疏謂鞠問時服詞已具即崇文儒封宣聖若確

然守正不二乃藏經書金字靡費千億疲神探釋典叢勝萬幾則胡以

說也矧為之臣者如奸貪不法之丞相逞私蠹政之太師鐵木迭兒初

外御史四十餘人劾其奸貪不法既為太子弄奸宄而枉天網外肆浮

雲以鄣日月陸賈莫駕之罪駕加十族巨酬矣綱乃李中書孟以宰輔

之器郭彥通稱李孟秋谷之榮與君相終始之任帝論李孟曰朕在位

相為終始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而神化一語實諂逞諛李孟曰陛下御極物價傾非帝

洞燭而廷折之且忠不終而詐售矣帝曰朕踐祚曾未踰月豈有物價

也望幾啟喜功之心哉李孟諫帝曰大臣獻諛而胡行不逮言也英宗至

孝天成父大漸而憂形於色斷露禱北辰祈以躬代史臣居喪遵禮歡

粥寢苦哀毀骨立時切思成之想詩經緩而不改父臣不更父政帝居

也烈門請更朝官帝曰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不軌國

法乞孫不花請行新政帝曰先帝所行悉善政毋得變爾更張不軌國

方諸良金榜毓德青宮已英英明睿逾人矣乃以冲齡嗣承鉅業季春

踐祚之後首事于太廟太室盡追遠報本之誠且敬禮儒臣開筵納誨

日食咎已敬天勤民涵養浩之直帝居喪張燈元夕養浩燭世延之忠

鐵木兒恨趙世延欲置之死諫止命賜帛以旌其直燭世延之忠

帝曰朕素聞世延忠良釋之洞究不花之隱復不花奏丞相阿散所

論英宗
繼治世而
一壽成憲
孔言无改
於父之道
英宗得之
矣

元綱錄

元綱錄

三

散嘗止卿舶稅之請今所善惡不淆嚴彰輝也功罪大著决誅賞也臣史

斷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濫去煩苛之事淮南凡先朝之

鑠金銷骨撓虎飄山吉網羅鉗疑脂鎚髓之輩蕩然一清無復朝廷之

蠹矣故至治之際號稱得人而良相如拜住者二勲步武曾祖木華黎

重相世祖帝曰卿元勳世曾其賢三畏敬心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

如此真步武二勳有光乃祖多矣臣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

天下事識見未盡年少振立紀綱脩舉廢墜贊史臣直情高致真足以動

義繫而忤雄心文古振拔元老尤得宰相以人事君之體薦趙居信明良

合德太平以臻四年間天下晏然民殷國富紀外遐夷獻舞殊俗畏威漢

玉闕玄兔裸袒文身羸瘠韋瓊雕蹄黑齒之國靡不交臂屈膝稽首而

來賓皇皇哉一時之盛乎而余猶以為帝惜者仰慕千載擊節乎魏徵

之敢諫盤圓孟方之對已深信而默悟之矣帝問拜住曰今亦有如

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然之奈何造佛寺而办直臣殺御史

英宗孝其父而仇其

妖僧之構禍僧圓明道士刘志私忿而懷太后故母氏之飲缺太

刺氏欲立周王群臣遂擁帝即位太后惡螫斷臂灼蠹焚株古史胡襄

孝于父今仇于母哉孝之者德其立我也仇之者憎其外我也競天位

而罪天親為人君而媿人子抉瑕摘釁文微顯闡幽不能無責於賢者

矣傳云春秋且至誠仁愛君道之本性理故明王醜于用賞約于用刑帝

獨任法無私果於誅戮粹抑而刑將帥完顏有罪頸鑿而加公卿哈普

帝帝致奸黨畏罪大變遂興帝自上却還駐蹕南是英宗之英英而過

者以英宗之過過於英者也雄斷雖足以肅朝綱而殺身之禍已在慘

元史卷三十八

元史卷三十八

五十八

論秦定

勤奸雄而
首崇聖教
達於台矣
狀端感素
明此元終
始則又名
教中一罪
人也惜哉

升相也殂落祭英宗文灼灼英腹劔謀成而手刃隨刺天地宵晝日月
含光斷史是固逆賊之無君實緣格堅之不謹也國語號英宗詎非英明
大累哉故曰龍而角者瑞之貞也虎而翼者禍之媒也莊君人者將禍
是務去而速之母乃不可乎左秦定以支庶之親非弟非子越從藩臣
龍飛五位漢荷天洪禧改元升纂帝基當神器初膺即剪除奸逆大慙
折首群醜殄夷等五人春秋大復仇之舉此行法當于理矣英魂戴日
寧不悵嘯九閔乎英宗后赤刺賊黨既清賢臣日進以講說詩書為上
規道諭元諸為首務賀表命趙世延知經筵趙簡預經筵阿魯威等同
經筵曹元用等兼經筵故大學衍義等書日交統繙貞觀政要諸集時
接采魚而脩祀典奪冗員汰衛兵減廐馬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
賦罷後省刑煥然文物斌斌風俗熙皞史臣且揚朶兒觀音保等皆正
直忠臣不幸為奸賊所戕剝身白刃箠首黃沙子孫禁錮於終身枯骸

天為中國
禍受延不
絕所從來
舊矣秦定
未可及誓
之也

號冤于地下一旦得以昭雪存者用死者贈詳通俾鬱鬱冤魂復見青
天白日詎非清朝一盛舉乎李謙亨品帝於大元之君似可以無苛責
也奈之何受佛法於帝師受佛戒於帝師頒道經於宮觀賜田鈔於天
源詳通九五居尊自屈於沉冥釋門之教初學記而妄敦戒業謬治清
淨北魏果能大乘發心員覺廣度普愛乎連華蓋襲蒙古之家法而踵
祖父之愚耳大一上都告殂秦定奸臣鐵木兒懷私固寵構釁兩宮
朝廷中且多事矣故文帝以至親骨肉武宗播越海南江陵間備歷艱
險詳通賴燕帖木兒緣宗社之重統緒之正改元謀舉義兵警懼眾志
內籌潛慮外震群心莊子而文宗始得立焉受命改元俟大兄以遂
固讓改元奈何權臣倒刺沙乘機煽禍榮感上都諸王臣斷史致兵犯畿
闕矢及皇廷雖王禪賜死孛羅被擒塔失帖木兒等明正典刑御史而
震動京師驛驛陵廟推厥禍始孰非仁宗私位奸臣弄權俾儲嗣不定

夏

所致哉

初武宗傳位於弟仁宗約以次傳明宗時承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充乃議立英宗 明文而出之雲南海南居位數

旬北漠之迎請冠蓋相望諸王勸駕周王始發南征

征行也 而真天子自

北來矣

通鑑 和寧即位 周王即位 是為明宗觀其重言官而慎風紀 王百

司達法一 所御史臺奉聞言路而激忠諫 詔御史臺

直言已過 京吏遵懷王之舊

幼曰風紀重則貪墨懼聞

宗也 鉅政總太子之裁 立文宗 論太弟以為學親賢激大臣以壞名

敗德 詳通鑑

恂恂默然友愛之情豈不事詩書剽拉同氣者倫哉 外

惜天不永年

半載晏駕而文宗復即位焉崇重儒流考索典禮開全

董以資啟沃

佩忠告以擴宸聰 張養浩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

廣聰明朕嘗 帝豈勤鉛槧而藐幾務作一蠹簡書星哉 大一統書欽遵哲訓

確守佳謨 品 以方冊之宏綸為太平之要理也 史臣 而一時輔治之臣

如張養浩范椁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德行埒名檢並著 史 君臣協

理致治隆平 文中 威械藏而俎豆興六典陳而九刑措 世綱 禮樂文物

煜煜斌斌盛矣

柰之何白刃雄鋒於草澤黃烟橫於蕭牆 奪錦

紅旌拂而赤日昏

鐵騎奔而天山裂 從軍 鼠竊之徒滿腔天子之心矣

遼東陝西兵起 諸王忽刺台兵起 武安兵起 祿餘兵起 諸王

秃堅叛 烏蒙羅羅斯叛 撒加伯起兵 帝聞邊報旁午碩謂后妃

弘刺氏笑曰此輩鼠竊 滿腔都是天子之心

豈朝廷清明亭障寧謐之時乎 綱 顧小警雖虞

而大變未徇者則帝內治無乖守成有道也

洎皇姪嗣位 皇姪順 猥以

帝謀為不軌致父飲恨而崩除廟主徙太后放逐皇儲

放燕帖古 蓋私

憾帝之出已且以昭其非正

順帝乃宋王帝昞之 故齋忿以逞遂從

而構之不能不為文宗稱屈矣

雖然明宗不死於和寧而死於丑忽 地名

詳通鑑 阿速吉八 泰定帝子也立為太子已丑 不死於東宮而死於西郊

帝能取天下于泰定之手獨不能取于明宗手乎

鼓當時嘖嘖之譏

啟

後世紛紛之議未必非帝之尤也

暖宵之跡真膺固難明也語云驕恣

引戾艱險亡身

詭帝其暗此乎然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燕帖木兒樹援

初即位首
崇儒術以
經世務而
一時輔理
之臣斌斌
輩出為天
下致盛治
詎非守成
有道耶

帖木兒持
權恬勢昏
逆傳侯南
坡之安世
所掩耳不
忍聞者

立之勛挾震主之勢秉忠相國可稱治世能臣矣史獨握天權晚節頓

改自受封太平之後功封太平王威行宮省勢震寰區賦扇動剛風

鏡喬逞鎰氣列傳妻皇后取泰定后挾新君文宗崩燕帖木兒欲立其子

兒與帝並馬行且陳及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不答燕帖木極怒窮奢

荒媵罔憚鼓勢凜凜借通乘與女為皇后順帝后後以弟弟為榮王敦

封榮王食色姪為太平王徽教子唐其勢替逆奸心已胚胎醞釀於茲矣

卒致帖氣私競潛圖厲階李文集兵伏東郊外陵宮闕唐其勢為左相伯

居已上潛蓄異心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南坡之變隱隱在指顧間

哉賊臣弒英而孰非燕帖木兒之驕狂不道釀成之耶嗟哉唐其勢爾

忘爾父之殺倒刺沙乎元勳世胄之英名盡敗於賊子手矣倒刺沙專

帖木兒奏誅之磔其尸于市○唐其勢被擒擊折殿名相如此况其他

耶雖然猶有慨焉君人者將貽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貽

宣令德以示子孫傳左不縱淫疆不祿私德貽厥孫謀之道固宜如此秦

武宗遺命傳明宗此天地鬼神所昭灼也鐵木市寵立英宗此太平帖

兒所明知也文宗不立子而立姪此改王改步周朝恐蹈覆車未必純

是大公而無繫累之私也太平前知義舉舉義兵迎立今獨末規乎立

文宗子○末規下前知碩德八刺英宗之立出於私今立燕帖古思乃公

乎先後謬戾是非溷昧燭曖鏡微其五衷彰彰較著者今日立古思固

為厚利不顧顯名也前日義舉兵陽赫名高陰圖厚實也即文宗之褒

嘉登授封拜文宗感燕帖木兒之立亦感恩圖報何以重利而寵

以尊名也執情徇志越美董朝其致踰紀十尊亦何怪哉統書故曰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文宗恃太平以為根株文古

平賈文宗以邀富貴君臣私心炤然鏡已書之簡冊垂戒萬年俾後世

假義之臣母津口實

御史有言

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綱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曰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遂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美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諷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疾作竟

家事豈由書生虞集見疾明決

不至廣義

綱曰於虞集書其官書謝病歸者表其見幾明決也

雨毛如線

綱甲戌元統二年春正月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綱**三月天雨毛○**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輔世祖以不殺一天

鑑湖廣旱自是月不雨至于八月○夏四月朔日食

此後日食多不書以順帝時災異甚衆故也○以許從宗為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帝嘉許衡輔世祖以不殺一天

下特錄其孫從宗○河南旱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關氏雙節

鑑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關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節夫人廟號雙節物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侯廷吾天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鑑秋七月夜有流星天如酒杯其色赤約長五尺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宮之西

鑑八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眾

綱冬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享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逮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耶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暉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

綱鑑補 卷之九

唐太宗亦
二后
不夫其時
而法唐天
宗

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豈為不可曾曾曰堯母帝嘗
庶妃堯未曾以配魯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眾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
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曾為御史

乙亥至元元年正月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
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况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興而馳騁

冰雪之地倘有銜檠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際車鉤心也言馬銜或斷車鉤心也出則必致傾敗

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
別所初撒敦已卒撒敦燕帖木兒之弟其子唐其勢代為左丞相伯顏為右丞相獨

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上遂潛蓄異
心與其從父答里答撒敦之弟謀援立所親或發其謀伯顏率完者帖木兒等

掩捕獲唐其勢與其弟塔刺海誅之○鑑秋七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
于開平民舍初唐其勢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

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漉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
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乃遷后出宮尋醜之於開平民舍

十一月詔罷科舉綱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壘參政許有壬力爭之
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帖木兒耶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

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
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

未行時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
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

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
衣食伯顏曰科舉選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乃白身補官受宣

者甚多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
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翼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

夢臣伯庸
皆可任大
事
歐陽玄文
章豈易及
為士不事
衣食
特令有壬
為班首

參政過橋
折橋

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請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矣有壬以為大恥移疾不出

順帝當為
而不為

其可得哉

周靜軒曰嗚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科舉今既罷之則是不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紀綱由是大壞矣欲求天下之不亂

鑑丙子至元三年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鑑**五月黃河復故道

鑑南陽鄧州大霖雨自是月乙卯至六月甲申湍河白河大溢水為災

鑑秦州山崩○**鑑**江浙自春至于八月不雨民大饑

鑑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以本還之民不病饑

鑑丁丑至元三年春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

聖賢之心
辰在四書
四書之義
備於朱子

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

考證之所
由作

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冒亂務為新奇者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

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參考

按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謚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行于世

綱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目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

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楮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

制

鑑夏四月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没于貴索

鑑五月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鑑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

午凡六十四日自昴至房歷十五宿而滅

鑑六月大霖雨自辛巳至癸巳不止京師河南北水溢沒人廬屋異眾

黑鷹啄蝗 丑母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

鑑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至丁亥方止所損人民甚眾○河南地震

綱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謨卒謨初謨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委已而

學焉履祥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醎頗異子來見我

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謨聞之惕然履祥嘗告

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謨由是致其

辯於分之殊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謨由是事事求

夫中者而用之履祥既歿謨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

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

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屏迹入華山中四方之士皆

不遠千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

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為處事之制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

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

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

論講貫終日無倦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愜者作之銳者抑之

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重四十年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

之子望閣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恥及卒年六十八門人以

義制服者若干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所著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

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幾微若干卷皆行于世

胡一柱皆以講明發明履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

道學見重於時云發明履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

是安於義命而非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也

豈非一代之真儒乎故持書曰卒蓋予之也

黃義烏曰 聖賢不作師道久廢逮二程子始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

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高第文肅黃公幹而文憲黃公栢於文定則師

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主皆發

本以為己為立心之要

義利之所由分

已有知使人亦知

士以不及門為恥

許謙一代

白雲先生

胡一柱皆以講明發明

道學見重於時云發明

豈非一代之真儒乎

故持書曰卒蓋予之也

黃義烏曰 聖賢不作

師道久廢逮二程子始

得文公朱子之傳於其

高第文肅黃公幹而文

憲黃公栢於文定則師

友之文安金公履祥又

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

之門者也三先主皆發

五

五

許公克任
承傳之重
朱子至許
公益尊

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適傳文懿許公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懿許公之功大矣

丁南湖曰 魯齋仕夷而節行頗玷白雲不仕而儒學有光愚謂前許不如後許亦非濶論也

鑑自七月至十一月太白屢經天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兵起也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于上也

鑑戊寅四年春正月奉聖州地震○四月京師大雨紅沙晝晦

鑑帝如上都暮至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鑑六月信州路靈山震○邵武路大雨水入城郭平地深二丈

鑑七月鞏昌府山崩壓死人民

鑑丙子地震京師日二三次至乙酉乃止○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鑑已卯五年夏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為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宋考

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初端午日於縣江泝迎神溺死不得屍娥總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其後縣長

慶尚以
禮葬焉

鑑六月汀州大水平地深三丈餘沒民廬舍八百家壞民田二百頃戶賑

鈔半錠死者一錠○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溢勢高一丈壞民廬舍○自是

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鑑十二月瑞州新昌雨水冰至明年二月始解○伯顏構陷郟王奏賜

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行刑帝益忿之

鑑庚辰至元春二月貶伯顏為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

國鈞顯權自恣其從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

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復懷疑

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云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

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果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及伯顏

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至是伯顏請帝出獵脫脫與

大夫知忠
於國
脫脫自陳
忘家徇國
之意
伯顏請帝

出撤

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鑰其夜奉帝御
王德殿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賁赴柳林黜為河南行省左丞
相伯顏請乞陞辭不許遂行○**鑑**已酉有星孛于房星大色白狀如粉絮
尾跡約長五寸餘彗指東南漸向西北行凡三十二日而滅

鑑詔徙伯顏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

鑑六月撤文宗廟主使詔云文宗謀為不軌徙太皇太后之后於東安州安

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監察御史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

聽愚按文宗以私憾不為泰定立廟諡豈知其身死乃有不止其廟主者○**鑑**秦州成紀縣山崩地拆

鑑十二月虜士吳萊卒直方萊不仕居深處山中深處山在金華府浦江縣西六十里窮經

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

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

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聞者服之黃潛柳貫咸深重之萊年四十四而

卒門人私謚之曰淵穎先生

丁南湖曰元人之才其以二吳為重乎史氏書澄卒稱學士譏其仕也顯於萊無乃以其仕耶

綱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從容言曰古

昔取人才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書行之

鑑辛巳至正元年春正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口之長

子也幼岐嶷岐嶷者俊之狀也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

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竟黜之至是

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王之寃召還宣讓威

順二王開馬禁咸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鑑三月奎章閣學士巖巖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巖巖取郭忠

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巖巖

取比干圖以進

中外翕然稱賢相

善行

取比于圖

以進

取比于圖

以進

以進

徽宗唯
事不能
人上其能
為君

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

袁黃曰元峻峻謂順帝曰宋徽宗多能獨不能為君非恣多軼記周正不必務此明君所以無為而治也不然堯舜之智而不徇物豈君子而貴多能乎哉

鑑夏四月戊寅彰德有赤風自西北起晝晦如夜○**鑑**八月右丞相有壬

進講明仁殿帝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鑑壬午至正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深五丈廣一十五丈後夫一十萬

鑑四月冀寧地震聲鳴如雷裂地尺餘民居皆傾○七月惠州羅浮山崩

詔脩遼金
宋三史

綱癸未至正三年春三月詔脩遼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

遼金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

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

傒斯為總裁官修之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

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丁南湖曰宋遼金三史其猶陳壽之三國志乎三志多不尊漢三史不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則亦可耳奈何元之史臣多遼金舊人乃致三史如南北諸朝之格予竊為宋悲之幸我皇明續綱目尊夏攘夷闡揚正統而三史之曲見改為春秋之直筆矣

鑑河南自四月至六月霖雨不止○**鑑**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告祭大廟

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對曰春秋時魯閔公

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鑑十一月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卒字曼碩豫章豐城人少貧讀書刻苦延祐

初程鉅大與盧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

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

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是年春致仕南還命丞相脫脫

其才何如
揭曼碩
進太平政
要策

政治諸才為先

立朝意於

為士

徵處士杜本不至

隱士無求于朝廷

諭留之後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治何先曰儲材為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請兼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遼金三史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卒追封豫章郡公

梁臨江曰揭公平主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居散地而意於為士聞人地不產金而歲課增至四十九而民死徙且盡里役代償多破產漢斯為言之朝綱其課鄉民德之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興刑及元勳茂德碑誌多其所撰子竑亦以文學名云

綱十二月徵清江處士杜本不至**目**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趣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完者圖執禮哈郎重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于朝廷朝廷有求

于隱士

于隱士區區名爾何足吝惜識者誦之按元史隱逸傳若杜瑛遺批上行省救荒策答丞相書則其首選云

獨此差違人意

周靜軒曰書不至何美杜本也杜本繁身亂倫易為善之蓋杜本躬逢有其勢者焉或以為譏則過矣順帝紛紛制作獨此差強人意書之所不沒其善也

國家以理天下

綱甲申至正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目**五月右丞相脫脫辭職不許章十七上乃許之封為鄭王賜金印脫脫辭不受**綱**十月令人入粟補官**目**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赦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周靜軒曰

謂者國之公器非可賣也而賣之粟者民之命脉非可入也而入之於以見用度奢侈之患為何如哉順帝費出無經國

廷之官其謀亦陋矣故書識之

綱乙酉至正五年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曠巖卒**目**初曠巖知經筵隨事規諫

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

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

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曠巖字子山東里人幼肄業國學正心

指衛風神疑遠制行峻紫望而知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辨法

法家佛士所能過家佛士佛士能過之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周靜軒曰曠巖直道匡君每事諷諫畧無避諱此誠元室之良臣也故

冬十月遣使宣撫巡行天下**目**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掎蔽惟

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集賢待講學士蘓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

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

時相罷去

鑑丙戌至正六年春二月山東地震七日乃止**目**三月盜扼李開務之閘河

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祖開會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

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之者恐運道阻塞

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鑑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鑑丁亥至正十年春正月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目**二月山東地震壞城

郭棣州有聲如雷**目**六月以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之譖詔免太師馬札

兒台安置西寧州其子脫脫請與父偕從之未幾馬札兒台卒召脫脫還

鑑七月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柅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

士每勸帝親賢遠佞抑豪強省冗費修德郵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

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知

世之不可有為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為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

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

地震如鼓

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

公遷善於訓迪

道德文章卓然名世

明道得法

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

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潛最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焉公遷字克升父梧崗翁聞同郡準軒吳中行字

平人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饒魯字仲元號雙峯先生往準軒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孝得之家庭所著行朱子詩傳

六卷行于世

王松鳩曰按先生所序詩傳疏義云說詩之難久矣自孔子說爻民懿詒詳於詩則病甚繼之者說愈煩而意愈窒遠達于于四百年至明道先生說雄雉兩章得孔子說詩之法又數十年得朱子而備焉蓋詩主味歌與文體不同辭若重復而意貫相承也意則委蛇而辭若甚促也足則說詩者之難也朱子取法孔子又取法於孟子又取法於程子少以虛辭助字發之而其味終較然自明三百篇可以讀矣然虛辭助字之間似輕而重似泛而切苟有幽莽感裂之心焉未必不以易而視之也是則讀傳者又當知其難也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鞭馬而多兀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

者由之俱約微者與之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庸末何足與言問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於未發者必究其蘊已於斯矣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欲自澗之志語助之聲隨而為之上下也立言之資困李之方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不敏之資困李之方未敢以為是也夫惟以意逆志者必有大過於斯其序四書約說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詳說之餘能反說約則舉其槩而無不盡矣子序大孝則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序中庸則曰子思子憂道孝之失其傳而作也二書之約如此而論語孟子則又不然記錄之詞章各有旨不能說約雖詳何益哉故必一

一要其歸趣而不言之也雖然詳說有毫釐之差則約雖詳有千里之謬詳說云乎哉可不悉致其精乎詳而必精也而後約則昧絡合於統體其於講求也哉矣今規先生詩傳疏義使經傳之旨若掃雲霾而仰青天

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盜

艦往來無常集慶村將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宋文瓚上言戍將非人

掃雲霾而仰青天

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瓚上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盜艦往來無常集慶村將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十二月命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郡守縣令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故也

戊子至正八年春三月命脫脫為太傅五月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

水湧灘江溢平地水深二丈屋宇人畜漂沒甚眾

十月台州方谷珍作亂聚眾海上命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之

十一月翰林學士致仕盧集卒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嘗議

學校曰今天下學官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欲望師道之立可乎

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者身師尊之庶可以觀感而化矣其

考進士試則語同列曰五經傳註各有主意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

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

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其論海運糧曰

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今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舊葦

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池捍水為田聽富民欲

試文不必
先有主意

嘗者合其象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畊命為萬夫長以千夫畊命為千

夫長三年而征其稅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

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集學博洽而究極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

於文頗有宋慶曆乾淳風烈素孝友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也子早歲

與弟槃構書舍為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

詩於壁題曰邵庵故稱集為邵庵先生子四人弟槃常以進士授永豐

丞遷湘鄉州湘鄉州今為長沙府屬判官有廉能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

可非也而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國語

十二月寧國府推官楊載卒字仲弘杭州人以大臣薦為翰林編脩遷寧國

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為主自成一家人言而於詩尤有法嘗語學者曰

詩當取裁於楚漢而音節以唐人為宗范楊盧獨俱為一代文章巨擘而

載之詩變宋末陋習尤居范楊盧獨之死者也

慶曆著非
非國語

文章以氣
自成一家人

一代文章
巨擘

綱已丑至正九年夏四月襄陽皇子暴長襄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周歲暴長

四尺許容貌異常嗜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周靜軒曰暴長何反常道也綱曰書山崩河決日食地震春旱冬雷者亦甚焉夫以周歲之兒尚在襁褓安能暴長之若是耶

綱冬十月命皇子愛猷識理達臘習漢人文字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

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於治體者為書曰端本

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

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

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

矣他日皇子坐清室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

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綱庚寅至正十年春正月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

二十里而隕二月奉化州山石裂

綱六月壬子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如雷

綱十一月二星隕于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綱辛卯至正十一年二月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

綱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

防使回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

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後不大興害不能已于是遣成遵與大司農禿魯

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累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

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

山東遼東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眾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

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

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言

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言

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言

莫能決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後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言

既可斷改
不可易

石人一隻

多幸為兩河之議遵曰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益運使詔開黃河
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
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有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
工凡五閱日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世襲答刺
罕之號其餘遷資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
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崗得石人一隻眼而汝穎之兵起矣

宋潛溪曰

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眾之所
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與
是後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劉福通作
亂

五月穎川屬鳳陽府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穎川是時孫丁夫開
河民心益愁怨

樂城屬真定府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詭言山童當為中國主欲
同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韓林兒逃

之武安武安軍名今
長沙府是

六月劉福通據朱臯攻破羅山真陽鶴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朱臯未
詳惟南

揚府魯山縣有平臯城未知是否羅山真陽鶴山俱縣名屬
汝寧府真陽縣今省入息州舞陽葉俱縣名屬南陽府

發軍一千從直沽至通州疏濬河道直沽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衛河
白河丁字沽分流于此入于海

秋七月李羅帖木兒討方谷珍敗績命大司徒達識帖睦爾招降之授
谷珍兄弟官有差

丘瓊山曰

谷珍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
計則痛誅勅之以懲不逞可也乃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
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相倣倣
相誘勸所在蠢起而元因之亡矣

八月蕭縣屬徐州李二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

香聚眾而起○蘄州羅田縣人徐真一名壽輝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

術聚眾反亦以紅巾為號
九月劉福通陷汝州府及息州光州眾至十萬

徐壽輝陷蕪水縣及黃州以蕪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帝
十月饒信等路雨忝信州及邵武雨忝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忝救
衢州雨忝民多取而食之

周靜軒曰

黍稷稻粱皆地之所產非天之所得有者今饒信等路雨忝
則是陰陽反常其變大矣是時盜賊橫行攻陷城邑朝無善
政民無寧居爭氣致異必然之理也此皆未嘗有之事今既有之所以
為異耳噫天厭夷德胡運將傾固無足惜者獨當時之民為可惜也綱
目書此其亦
不得已焉耳

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壬辰至正十年春正月中書省臣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

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
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勸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依時播種務要入
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旱等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
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

遣官勸種
捕種

徐壽輝遣其將丁普朗等陷漢陽興國諸郡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
等棄城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
陸知府丑驢戰敗死之

二月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輔字子威潁人也以泰定四年
廷試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歷官

李輔守江
州

皆朝時江南寇起輔出守江州初賊既陷武昌船艦蔽江而下輔治城壕
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隘且上攻守之策于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
不報輔嘆曰吾不知死所矣賊渡江威順王走李羅帖木兒在江上亦遁
輔孤立賊猝至輔自出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至賊大敗
輔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乃設七星椿於沿岸水中賊舟因風
鼓譟而進舟遇椿不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火箭賊多焚溺死行省上
輔功詔以為行省參政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既而賊大
至諸路守臣皆棄城遁輔守孤城以無援而城陷與賊巷戰知力不敵揮

李輔守城
死節

劔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自巷皆來刺黼墜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

死黼死事聞詔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左丞相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

又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黼兄冕居穎亦死于

賊秉昭見 **參考** 按黼為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謀急好酒黼百承順若

之子也 **守中** 不悅則跪而自訟旦夕不怠然則其忠本于孝矣

徐壽輝兵遂陷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又陷歸州○命德住為河南

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家居聞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

三月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

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徐壽輝兵陷袁瑞饒信徽等州

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華與方谷珍戰于澄江死之 秦不華字謙善伯

州錄事因家于台家貧好讀書年十七江浙御試 **時** 谷珍作亂以秦不

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拜南臺御史 **時** 谷珍作亂以秦不

花為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谷珍復入海叛秦不花自死報國發兵

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王大用抵谷珍示約信使之來歸谷珍疑初大用

不遣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秦不花語眾曰吾以諸生

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總統招復為亂君輩助我擊之克則眾

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谷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秦不花率將眾

潮而前將與谷珍遇呼仲達問之仲達曰動氣索秦不花覺其心異手斬

之即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以刺輒斫之賊

群至欲抱持過谷珍船秦不花自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擗槳

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 年四詔贈江浙行省平章封魏國

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曰崇節

梁臨江曰 秦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丞相太平被劾去獨餞之都門

時相所擯斥 外太平止之曰恐累公乃曰士為知己死寧避禍耶後雖為人莫不聽之

隴西地震百餘日不止○ **會州**公廨中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

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

安置瀛國公之子和尙趙定

兒持言可南者易洋盜傳引亡宋

七月徐壽輝偽將項普略陷杭州路右丞相脫脫請親出討之

八月命知樞密院事咬咬等從脫脫征徐州脫脫將出師書密邇麻

和謨等上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不以目離乞詔留

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內外有兼治之宜杜稷有倚重之憂不報

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摩兵進擊敗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

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為太師班師

還

周靜軒曰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已非若盜賊殺掠屠戮之比也脫脫

書之以著其具

及十月霍山崩日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

周靜軒曰昔隋煬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元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之去取如此一以叛逆賊之黨

綱目褒忠
義以垂勸

李且死節

九司監甫

二頁行三二七

十七

三魁皆不負所學

其勝而高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起復余闕為淮東宣慰副使餘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闕字廷心廬州人

元統初登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為政嚴明宿吏皆憚之為刑部主事以

不阿權貴棄官歸召修宋遼金三史入翰林為脩撰監察御史出為湖

廣省郎中莫徑變反右丞沙班當征而辭闕直言曰右丞當往沙班曰如

芻糧不足何闕曰公第往此不難闕下令趣芻糧三日而集沙班行闕丁

母憂歸至是盜兵大起乃起復命守安慶到官十日寇至却之集將吏議

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寨選精甲外捍而田其中明日春夏大饑人相食

捐俸為粥以食之請之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

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京城大飢厲民或父子相食九月朔日食

十一月哈麻及秃魯帖木兒等陰進西北僧子帝行房中運氣之術又

進西番僧善秘密法帝皆習之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于遊宴以官女

天魔舞

一十六人按舞名為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披縷絡大紅銷金

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及宮女十一人練纒髻勒帽常服或用唐

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

按舞奏樂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二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

龍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自於後宮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

動又自制宮漏約高六七尺為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

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

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周靜軒曰

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盜賊縱橫已半天下而土木之工四掠所在竊發此正焦心勞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也哉書曰帝製龍舟于內苑則元氏之亡於茲決矣

甲午至正十四年春正月朔汴梁城東汴河水皆成五采花草如繪畫三日

友祥○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致仕黃潛卒潛字晉卿婺州義烏人以進士累官至

內苑造龍

江浙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侍親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拜翰林直
學士尋陞侍講告歸復追還京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後得請南還優
游田里凡七年卒年八十一封江夏郡公謚文獻潛天資介特涖官清白月俸
不給蠲產以佐其費升朝擬立無所附文辭謹嚴而精緻所著書有日損
齋彙三十三卷義鳥志七卷筆記一卷

丁南湖曰宋王偉二賢皆文憲公弟子也二賢稱公為命世大儒及
具儒學持其一長耳故二賢以公與虞集揭傒斯等並傳而鋪張錫屬
名狀最悉蓋知帥者莫若弟也孔子曰如有所考必有所試此二賢尊
師之
作歎

四月汾陽地震○**綱**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厲死者無算

命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恩寧普總兵討方谷珍先是帖里帖木兒
與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里奉旨招諭谷珍報言國珍已降乞立巡防千
戶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眾谷珍不從擁船一千三百

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故御史臺歸罪二人而請更命討之

鑑冬十月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至高郵連戰大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
大蹙中書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風監察御史袁審因不花等劾奏脫脫
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為已隨詔削
奪脫脫官爵淮安安置

鑑乙未至正十五年春正月大斡耳桑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
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孀兄嫂恐貽笑後世
必宜改革繩之以禮不報新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為斡
耳桑及崩即架閣起後新君立後自作之

五瓊山曰元主中國至是七十六年又有四年元亡矣而胡倍之妻
其繼母庶母伯叔母及嫂終元之世未嘗改也夫男女有別
然後父子親君臣正當是之時正洪範所謂彞倫攸斁之時也百年之
間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可歎也哉

二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至立以為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
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劉福通為平章

元主中國至是七十六年又有四年元亡矣而胡倍之妻其繼母庶母伯叔母及嫂終元之世未嘗改也夫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君臣正當是之時正洪範所謂彞倫攸斁之時也百年之間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可歎也哉

夏四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于淮安哈麻遣人醜之

史臣曰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

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惟感於群小急於私怨君子譏焉

六月我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取江平路元自朔漠入主中國

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眾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

生壬辰春太祖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

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

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眾萬餘船千艘來降

太祖顧謂諸將曰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季善長常遇春

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師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援之者

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末並起攻城屠

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

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貞德恭曰元德既衰天下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我太祖皇帝憫斯

之時也詎非天啓皇明誕膺景運與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蓋斯世斯民之大幸也人歸天與安足疑

哉故綱目特書起兵則與兵起者異矣書取太平路則與攻陷者異矣

臣故表而出之以為千古之美也

八月斬黃賊陷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死之澤民字叔

致仕居宣州城陷不屈罵賊而死

十二月帝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林先董其役先奏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

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者谷失蠻董之

丙申至正十春正月倪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二月哈麻伏誅哈麻自以前所進西番僧為恥告其父曰我兄弟位居

行安天下救生民之志

江澤民罵賊而死

詔濬大內河道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夫必譏笑
我且上曰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
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即以聞不敢言淫褻事
但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我髮未白齒未落遽以為老耶并
其弟雪雪杖殺之

守臣福壽死節

三月我大明兵取集慶路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先是我兵圍集
慶福壽數督兵出戰兵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
坐鳳凰臺鳳凰臺故基在應天江寧縣治之南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重臣城存
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遂死于兵諡忠肅我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
諭曰我來此為民除亂耳爾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
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

北即成湯後夏之師

唐表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此之謂與

屹然江維保其

李生黃瓜

乃浚湟增障外環以人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
面起飛樓表裡完固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屹然為江淮一保障也州賊
趙勝來攻城連戰三日敗去再至相距二十日又敗退去
是月有兩日相盪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天無二日聖人格言今兩
六月彭德李實如黃瓜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八月甲戌彗星見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丈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十月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
化為石青黑光瑩形如狗頭命藏于庫初十一月河南陷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捍禦淮
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甚之檄
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

精忠大節
比張巡

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
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什道上人即取啖之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徹屋為
薪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縛子伴哥亦死不
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丁酉至正七年春三月我大明兵克常州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

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眾來援達伏兵擒之士誠氣沮請歲輸犒軍之

資以求和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

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其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夏五月大明兵取寧國等路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

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徇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六月有龍鬪于樂清江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八月我大明兵取揚州路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為大尉

龍鬪事清

○九月天完將陳友諒龍殺倪文俊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
會壽輝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檄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
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龍殺之
遂并其軍自稱平章○十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字原功性度雍容含弘鎮密虜已儉

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

皆大制作凡制誥多出其手文音道德卓然名世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

將歸帝復留之仍為承旨天下已亂卒京城寓舍年八十五封楚國公謚曰文

所著有圭齋集若干卷

歐陽玄不負是職

發明綱目凡卒而善爵者所以因其賢而予之也善翰林承旨

○戊戌至正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元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

闕守孤城六年寇來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群盜四面蟻

元綱目補

元順帝三十七年

三二

守臣韓建
不屈
將士籲天
求代

有古良將
風烈

忠國之心
素定

高視鮑謝
徐庾

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下將
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美而闕亦被十餘創口中城陷火起
闕知不可為引刀自頸墮清水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
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卧疾罵賊不屈闕號令嚴而信與
下同其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闕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
闕聞強衣冠而出嘗戰而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
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
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稅闕入朝以國步危感辭不
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卒年五十六事聞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幽國公謚忠烈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為文淳古有氣
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
冠葬之西門外後我太祖高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

時致祭焉

正德初又詔祀於合肥故里

宋潛溪曰

閔獨守孤城六年小大二百餘戰必勝其所用兵者不過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闕闕其人豪也哉

周德恭曰

闕既守安慶竭力捍禦不少怠忽雖郡兵寡弱亦不暇顧未幾受圍危急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殞無二况夫妻父子同日盡義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下侯寺也士君子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意

許松臯曰

青陽余先生元季舉進士歷官華要至正之亂以行省右丞守安慶戰守不遺餘力凡五六年既而陳趙諸盜合攻城陷罵賊自到妻子女俱赴水死孤忠大節炳如日星至將卒從死者十餘人雖大義感人之深亦古今所未見也噫青陽忠義文章兼言語德行而有之其扶植綱常之功愈遠愈烈豈可以成敗論哉

袁了凡曰

余忠烈之死即尚矣頃見有楊儀者乃曰余闕之守安慶也其忠義固昭矣然味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太疎不能無可議者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悝殆庶幾與又有詩云千載結纓悲

忠精之氣
自若
忠孝貞節
萃於一門

余闕人家

全節與下
侯寺

子路九原被髮愧夷吾蓋深詆其初仕元之非也因考元史本傳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臧卜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則公家世蓋由余之倫蒙古色目自為同類公慕華姓名中國耳當時元一統夷夏雖中原河洛之英奕代文明之胃皆辨髮而立其朝乃以此責公乎可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曰初搏霄從不蘭奚拔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請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接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眾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廬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雨拜命值貴兵至貴後為趙君用所殺而官壘猶未完諸將口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搏霄以死報國
搏霄門氣
搏霄

史臣曰搏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後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惜哉

雲火交射
空中有兵
戈之聲

大同路夜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少頃東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空中有兵戈之聲○綱我大明兵取建德路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直奎城遁福通等入城乃自安豐迎其僞主韓林兒居之以為都○綱山東地震天雨白毛八月宋將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元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完州

即保定府之完縣興和塞即萬全都司之守禦千戶所也

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濬寺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掠遼陽

我大明兵取婺州路守臣僧任死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

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士吳沉徐原為訓

道時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延梁木為五經師
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張時泰曰智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力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然則孰可以得天下乎曰德焉而已何謂德曰不行一不義不殺一

漢高非所先

張植陳十

六者根本之禍

四者征討之禍

二條本中時弊

江左號令

不辜是也智者遇之而其智無所庸力者遇之而其力無所措伏惟我
太祖皇帝崇信義於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
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
天下之力為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嘆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欣所
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當以我太祖皇帝為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而天下以仁得天下者當以我太祖皇帝為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宋渡諸彥是與式商容
閣者同一尊賢之義

丁南湖曰我太祖之聖武其默契乎周之武成者耶得安慶則首招

歸己亥至正月我大明兵取諸暨州即諸暨縣屬紹興府○史元御史張植

上疏陳十禍輕大臣也解權綱也事安邊也杜言路也離人心也濫刑獄

也此六者為根本之禍也不慎調度也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也不選將帥

也此四者為征討之禍也禎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邊不明賞罰二條本中時弊

綱三月元方谷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於我太祖同先是太祖

遣使往慶元招諭方谷珍谷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杰並起惟

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

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

幣以温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闕為質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

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使當推

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闕而遣之谷珍既

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又武林能所

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夏四月帝以天下多故卻太壽節朝賀○五月山東河東河南關中

皆虜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

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

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

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

推誠如昔
天白日
所需者文
武林能

不可斷足

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屢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賊穴地梯城
書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部將皆戰死初伯顏不花
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
即何憾

伯顏可謂
烈丈夫

張時泰曰

伯顏不花的斤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言則知其死
節之心素定于中也况承賢母之訓其志為益堅矣噫母為
貧母子為孝子非傳所謂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與

鑑 秋八月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偽宋主遁走安豐

綱 九月我 太祖兵取衛處州初 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

許元葉瑨至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童冀吳履張格敬孫履賢合
食省中曰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虜州又有薦青田劉其

泉章蒞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
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

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基章蒞葉琛至金陵問陶安曰四人者何
如安曰皆臣所不及也太祖嘉其善諫

帝王大畧
輿出於此

張時泰曰

仰觀太祖克婺州之日不逞他務首奉賢才以資治道帝王
不徧愛人急親賢
也我太祖有焉

袁了凡曰

宋亡矣其故臣仕於元者交於夷也孀婦從人也元將亡而
惟審於邪正順逆之分而已故許元葉瑨王之識所從違君子有深取
焉

綱 十一月元大都杜鵑所謂天下將治也

元大都自
杜鵑

張時泰曰

昔者汴宋恃亂亂聲聞于天津今者胡運將傾杜鵑至于大
都然則國之興亡謂非其數可乎

鑑 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迎僞主徐壽輝居之

龍 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糧十萬餘石至京師

丘瓊山曰

嗚呼民以食為天食乃生民之命國家所恃以為國者也方
元人盛時歲漕淮米以給京師幾四百萬石及其衰也道路
不通哀求于反賊僅得十萬石其後升平不與焉譬則富室之城居
者仰資郊外粟以自給而負郭之產無半畝焉一旦路梗而外粟不來

五色雲見

惟坐以待斃而已嗚呼後世謀人之國者當承平無事之時烏可不深思遠慮以為先事之計哉

唐子至正二年春正月丙辰五色雲見○夏五月陳友諒弒其僞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已而回駐江州

鑑六月我大明兵取信州路○八月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

石嶺關在太原府城東北一百二里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

鑑十一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

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當自為之帝遣報曰天命有

在汝歎為則為之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

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綱辛丑至正二年秋八月我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

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遠陷安慶府太祖乃

師直為

以成王

成王在

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丁南湖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項羽弒其主義帝故漢高祖以討賊為名而致鄱陽之捷

我大明兵取建昌及饒州路

十一月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十餘里皆清凡七日命秘書

少監程徐記之平陸縣名屬平陽府三門磧即底柱峯也在平陽府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黃河中流孟津即懷慶府之孟縣也

壬寅至正二年春正月我大明兵取江西諸路時江西諸路皆為陳友

黃河清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元史卷一百一十九

二十七

浙東三儒

諒所據

王綽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三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二月乙酉彗星見於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三月戊申以後不見星

形惟有白氣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凡三十四

日始滅

丁南湖曰

元末累年何其灾祥之雜見乎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故彗星天鼓諸異為胡虜而成臻

長星見

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虛危之間後四十餘日乃

滅○五月察罕帖木兒自以兵圍益都田豐王仕誠復謀叛刺殺察罕

帖木兒走入益都城初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

帳中及豐既謀變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

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乃從輕騎十一人

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為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詔贈推誠定遠宣忠

亮節功臣封忠襄王謚獻武令河南山東等處立廟時致祭擢廟帖木

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讎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

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執其渠魁陳德頭二百餘人獻闕下取

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察罕帖木兒餘黨皆伏誅

憂孽曰

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摠忠效義乃出於草澤

變臣節有愧

察罕多矣

癸卯至正二年春正月明王珍僭稱帝建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彗三月

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

秋八月我太祖高皇帝與偽漢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

諒敗死其子理自立仍擣武昌師進圍之○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

大艦空國而來以攻洪都兵數萬石攻城城且壞守將朱文正趙

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

忠義出於草澤之人偉欬特立丈夫

在饒州府鄱陽縣

鄧陽胡之捷

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
我師遇鄧陽湖之康郎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
日諸將接戰至晡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
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
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
泊于左彘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自死突出將奔還武昌 太祖
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
其平章陳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棄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
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既而我 太祖復進兵圍之

周德恭曰友諒弑君之賊不思自治乃親帥逆徒圍我城邑此蓋敵如
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代時雨之師也既而小醜何支星奔瓦解直書
收死所以深貶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圍洪都殊不知以逆攻

自反不縮則足以殺其軀而
已矣享國不永烏足惜哉

赤氣千里

南

太祖功德
可嗚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使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
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李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擄帖木兒大破走之

甲辰至正二年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王陳理

降湖廣江西悉平**徐達**等以 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爰乃於是月

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

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昺為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

為生民計推戴予於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

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

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
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

禮法國之
紀綱
禮法立則
人志定

建國此為先務輔相當守此道

道勿謹於始而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帥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可保乎即命毀之○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眾既潰何不果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亦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果勝以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果勝急追彼必死聞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

太祖敗鏤金牀

覆巢豈有全卵兵貴權宜

論諸將親近儒者

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等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眾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所議論以資智識

三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為悖逆削官爵放歸田里李羅帖木兒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犯闕京師兵拒之而敗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城中大震使至其軍問故言欲必得糊思監及宦官朴不花於是執二人與之○詔復李羅帖木兒官爵禿堅帖木兒兵親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之加李羅帖木兒太保仍守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

事乃引軍還

五月我

大明兵取廬州路○鑑九月我

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

衡州寺路

鑑乙巳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我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道遁走

鑑偽漢守將熊天瑞以贛州及韶州南雄降于我

大明

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鑑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孛羅帖木兒孛羅

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

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金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楨以上

尊且訪以時事楨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

墟閩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曰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

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簡之於趙寇賈之

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

張楨復書
擴廓何如

張楨獻忠
之道
張楨為言
大要有三

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

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

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

陳其一二衛出公擄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

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休於邪謀遂成靈武之

篡之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閣下覽

觀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

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五月大都雨菴毛之強曲者曰菴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

孛羅帖木兒伏誅初孛羅帖木兒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

伯顏心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寺酣飲荒淫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人

惴恐威順王子和尚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

大都雨菴

兒陰圖刺之秋七月李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眾中躍出砍李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競前砍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遁遣使函李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

鑑我 大明兵取安陸州又破襄陽路○**鑑**八月丁未皇后弘吉刺氏殂

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三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希幸東內后無幾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

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妄踰戶闕歿年四十二踰月皇太子歸哭之甚

哀○**鑑**十一月我 大明兵取秦州

網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害

網三月夏王明玉珍卒子昇立王珍自建號至是九年子昇嗣始十歲○**鑑**廷試進士七十

二人兵興以後科目取士莫盛於斯而元之設科亦止於是矣

網我 太祖求遺書曰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

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

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

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

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

誠萬世之師也

周德恭曰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但知

崇文學者漠然未之聞也我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傯之日

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謨偉畧迥出前古而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為萬

五瓊山曰我太祖肇造之物其所以建創者多矣皆不之書而獨書

為一特建一事者所可倫哉

太祖求遺書

唐虞三代之治可見

武帝有功後世

五治國良規

孔子万世師

洪謨偉畧迥出前古

太祖垂情古典

太祖為天下万世慮

丁南湖曰我太祖自為吳王以後何其善政嘉言之叠出耶求遺書定科目則慕周官之選舉而務期文武之實效定律令則取于公之陰德而務詆酷虐之深文此其所以追湯武越漢唐而洪休景運直將寺疆也與

綱九月以方谷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事

鑑是月以後我大明兵取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濠州泗州穎州安豐路

時諸郡皆張士誠所據○**鑑**紹興山陰縣卧龍山裂卧龍山在紹興府城內

鑑十一月我大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路皆張士誠所據地

綱十二月我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

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

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

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死困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

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

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

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

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

出文石可以甃地者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

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

命協律郎冷謙後冷謙得道成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

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周德恭曰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與天下渙散

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太祖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

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太祖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

得萃渙之義矣綱曰書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是豈割悍猾賊徒知

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與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綱宋主韓林兒卒周氏曰明王珍韓林兒皆書主書卒者成之為列國也

千古稱盛德以堯為首

編類古人行事書于殿壁

筆墨學術義於兩廡

書此愈於丹青

冊書

太祖深得萃渙之義

太祖深得萃渙之義

太祖深得萃渙之義

太祖深得萃渙之義

定文武科
取士之法

二者不可
偏用

三代治化
所以盛隆

二者必三
年有成

丁未至正十七年春正月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曉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綱三月我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
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
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荼之際以武用安天下守成之時
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
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
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
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
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策試之書策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
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
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闕舉
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立國以多
士為美

太祖汲上
求賢之心

井中乍出

人臣以事
君為本

周德恭曰

為政以人才為先立國以多士為美欲得人才而求多士必
立取士之法焉我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求道書定
官制立宗社定科舉皆當世之所不行者而太祖行之其汲上
之心可見矣宜乎削平僭亂攘逐胡元而享一統之盛於億萬斯年也與

六月皇太子寢殿後新堦井中有龍出光焰燦人宮人震懼什地

八月高毅衛輝彰德守禦官上疏言人臣以事君為本以盡忠為心

以愛民為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興官軍離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

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詔別選重臣總大兵臣等敢不從命

九月我大明兵取平江路執吳王張士誠以歸又取通州無錫州及
台州時台州温州慶元皆方谷珍所據相次俱降

丁南湖曰

接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平定安輯遂執士誠并元宗
室神保大王等皆送建康士誠入舟閉目不食比至太祖
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送神保等還元臣謂款全士誠待叛國
何其恕也送還元族待前代何其仁也而三皇五帝之立心于茲再見矣

自冬十月我太祖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

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太祖命徐
達北定中
原

太祖傳檄
中原

人君斯民
宗主
朝廷天下
根本
禮義御世
大防
胡虜無百
年之運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
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
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
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承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
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實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
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
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基報怨有司毒虐於
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
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聖人驅逐
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牧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
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為可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

天命中國
之人以安
民

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及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
眾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
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即今南京形勢之地今十有
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
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
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
民其休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
為臣民者與中華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
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揚璟率荆湘之眾以取廣西

十一月我大明兵取驛州又取益都路驛州今為驛縣屬兗州府益都路今青州府也平章

保保降宣慰使普顏不花總管胡濬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普顏不花為江

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糧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為多後為中書

參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李谷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值江西陳友諒

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夜遁谷鳳分鎮延平城陷亦遁普顏

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賊同存亡耳命築各門壘城前後

拒戰六十四日賊散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至是我大明

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

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為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

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事

已至此何以生為竟不屈而死其妻阿魯直亦抱其子投舍井其女及

妾皆隨溺焉

誓與賊存亡

不能兩全忠孝

太祖定律令頒戊申曆自初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

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為條格更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

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命

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傳璫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詳

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

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

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

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

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

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又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寤成卸都周興

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

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

之法宜在簡當

律令可為久遠之法

紀綱法度為治之本

執法上應天象

大道昭然深可畏

上遂命頒行之

周德恭曰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故當改革之時布更廢久而不振天下將淪於禽獸之御而不知禮法之事也我太祖深為此懼遂命群臣詳定律令頒戊申曆皆所以急天下之所當急者也則夫玉天下也詎不且哉

鑑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寧邵武延平福州興化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

鑑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曲出道行宣政院事彙耳死之

網我太祖兵討方谷珍降之曰方谷珍之初降也約曰抗城下即納地

來朝及太祖克杭州谷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為叛服計

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掎角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

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谷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温台慶

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

所願也比至谷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

當如徐達下姑蘇徐達平定安輯

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谷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

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谷珍于建康時延平建寧

福州興化漳泉皆為陳友定所據湯和兵既克谷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周德恭曰有苗負固必徂征葛伯仇餉湯必弔伐禹之誅戮防風宣

命而復叛負固而不服誠天討之所宜加者也易曰利用行師征不服

正所以服天下也禁暴除亂詎非王者之師哉故特書曰討

鑑戊申至正二年春正月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

丘瓊山曰史綱終于彗見于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胡星也

十二月庚戌守昴八年七月癸亥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

年八月彗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維二石借

號而其強弱常占于昴不關太微紫宮也是時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

其言如此則昴為胡星明矣又言強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

國備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聖祖以正月

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即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

而元亡除腥羶之舊穢布文明之新化以開于萬年太平之端天也

禁暴除亂王者之師

彗星見于昴畢之間

大明兵取建寧延平路執陳友定○二月興化泉漳汀潮皆降

三月我大明兵取河南入潼關取永州又取惠州路

鑑四月取英德今韶州英德縣廣州路又取松陵汝等州

鑑五月取道州全州郴州梧州潯州貴州象州鬱州等郡

鑑六月臨州保德州俱屬太原府地震五日止○廣西州郡皆降于大明

鑑元詔擴廓帖木兒令帥師勤王○我太祖大兵自平瀾渡河三日而

取衛州五日而取相州七日而平彰德廣平八日而取順德勢如破竹無

不降附者○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

鑑閏六月我太祖兵至通州知樞密事上顏帖木兒力戰死之元帝大

懼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

守燕京夜半開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

鑑七月癸酉京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巳至辰方息

紅氣滿空

乙亥京城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鑑八月二十日我太祖大兵至燕京明日攻城克之淮王帖木兒不花

丞相慶童左丞于敬可大都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明年元帝駐應昌府

在上都東非三百里又明年四月元帝殂于應昌

鑑五月三日大明兵北進九月至開平縣白海子駱駝山太尉蠻子沙

不丁平章朵兒只八刺莽拒戰敗潰軍士輜重馬匹所喪殆盡初十日

大明兵按紅羅山至上都平章上都罕左丞蓋元魯留守八失忽都余萬

等率眾歸附十五日昧爽大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刺及皇妃

寶王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

鑑我大明兵平懷慶鞏昌平涼臨洮等府於是天下定于一而中國千

萬年之正統始有歸矣太祖自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戊申正

以統一天下即位於南郊定有文武群臣百司衆庶合詞請進尊為皇帝

正統始有

我太祖高皇帝以元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謚曰順帝而封買的里八刺為崇理侯元起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凡百六十二年

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

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

大亂之後必有大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上同沸鷓鴣張恨顧之豪彌

道於是拾宋撥秦掣趙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黎古岡曰元太祖深沈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

平約宋威金國勢愈昌定宗以母后稱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

宗雄毅寡言不好宴侈屢立大功至世祖帝仁明英武故能混一區宇

坐致太平求賢納諫知人善任文臣如許衡姚樞劉秉忠史天澤王鶚

李道復等謀廟堂武將如伯顏阿里海涯張弘範李恒董文炳等攻

城掠地大開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盛古未有也成宗禹拱

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爵太盛至元大德之政稍為變更仁宗聰明於

儉通達儒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為元盛德守文之上

美英宗用法無私果於誅戮奸黨畏罪遂為所制泰定以支庶入繼天

異數見召臣之間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如祖宗之法以行天下

無事號稱治平斯其足稱明宗迎立湖漠文宗攝位改元行愷暴崩文

宗難逃妖逆詔除廢主豈不宜哉寧宗幼冲月餘而斃至于順帝性柔

少斷奸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三年廣州賊朱光卿自

冬寒之極必有陽春

天命有在

元太祖用兵如神

世祖混一區宇

附瑞麥頌 并序

弘文館學士劉基撰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遑遑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

起草萊指顧之間豪杰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 天意之

有在爰舉有眾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三征而閩

海率從四征而席捲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南蠻北貊

東夷西荒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稱臣拜伏 闕庭遐邇民庶既

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託慶雲甘露荐奉禎祥 帝心謙抑每讓弗居

稱大金國自後群盜蜂起稱爾勒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九年人
劉福通徐壽輝等又以白蓮會燒香聚眾紅巾為號天下大亂時
兒據中原陳友諒據湖廣方谷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明王珍據
川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遼陽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
將如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為讐敵連年攻擊
帝復不悟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於
淫樂致群雄割劇稱帝稱王二十一年曆數屬于大明四海九州復
歸一統於戲盛哉是歲戊申春正月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
德神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于南京建元洪武元年復中國之統
國號曰大明傳國祚於万上年矣

何如至
天交人難
哉

天保萬福江西總管誅抗旌而為賊誅夷抗舉也漢文理學則金履

祥全書儒仕所著論孟考許兼金華處士所著讀四書發李孝光樂清

為翰林朱公遷道義文章卓然名世所著朱子詩傳李燦其伎文臣則

揭傒斯豐城人為翰林承旨其虞集翰林學士宋承

也官十二轉為通奉大夫楊載翰林編修所作文章以氣為主為吳陽

著非非國語併詩文萬篇楊載一代文家巨擘君范楊虞揭之先區陽

玄廬陵人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黃潛日嶺齋義鳥志筆記詩書

擅其長御史臺直諫之臣則哈刺荅里泰不華楚先刺批龍麟而制虎

牙漢文臣也抽肝擢膽藻秉忠赤而共佐昇平君也露臆開胸八面

勵幾康而精勤治化通明良協理幾致泰隆熙熙乎一時之盛哉而奈

之何罔克有終也仁柔不斷精義奸相美權相繼美權藻鏡頓昏委任

失當選文漸染乎嬖倖沒溺乎聲華慾閉情封縱流連而恣長樂文歷載

之間靡一善政惟見其罷科舉而已徇民馬而已禁南人持軍器而已

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凡茲綸盛政義疏曾未一覩其施行且侈譚

法祖艷稱勤民內多愆而外施仁義通鑑是狐裘而羔袖天下其誰信之

折衷以故朝綱蠅亂反者如蠅毛而起國勢瓦崩唐文粹秦家猛敵橫

發乎不虞班固諸巨盜群凶於草澤外史大金國復興至元三年廣州民

金國自後彌勒佛治世俱稱彌勒佛治世惑眾作亂白蓮會燒香聚眾

群盜蜂起彌勒佛治世俱稱彌勒佛治世惑眾作亂白蓮會燒香聚眾

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聚眾至山童始為亂紅巾賊作亂妖壽輝俱以妖術作亂號曰

紅巾朝趙王韓法師自稱南朝趙王南朝周王周子旺袁州周子旺反

江西妖人鄧南二廣西徭賊吉烈思定光活佛戕命官譚景山芎拜載

甲為定光活佛與朱光西方逆賊殺王子西番賊起殺鎮以至蔣丙起

道州李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應

火達起邵武鄧忠寺起臨川竹山賊起階襄陽相鄉賊起破保慶山東

河南之境群盜肩摩江南江北之濱殺掠無忌然猶其小者也他如韓

當時盜賊
橫發時起
為元世始
終禍者皆
順帝不善
弼遂以致
之也周史
至此為之
枚邑云

荒淫如此
安得下亡

林兒寺裴中憑孽狐而恃狡兔裴中白晝天都內且剽吏而奪之金賈誼治
赤子美丘琴鉞起風咆電激龍戰虎爭漢騷亂邊疆被剽掠州郡
駱丞雲擾之中原莽為盜區矣文古尚不思砥躬礪行帝自俊於心左且
後志淫巧窮愁奇衰史纂庇寵諛諛斥誅勳戚斷史放黜師保屏棄典刑經書
勢裂於輿瓢權移於發博詳戰國策術行淫操哈麻進西僧行房中
法譯言大喜樂也舞作天魔按舞名連蕩龍舟內苑造龍舟荒耽淫
樂躬萬業而苦天下莊指百姓以奉一身貞觀釋其閉修國語釋舍閉
舍爾戎狄經實禍蔽塞虛美薰心詩溫習亂安危伏不自覩伏音忽忘
情恣志蕩七落惟日不足而樂有餘廣記箕子曰天毒隆災荒殷邦方
興沉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考長獲有位人經書其帝之謂哉道通通天
亂是用長魏朝故汴梁則雨血也蝗旱則薦臻也太白則屢經天也白
少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也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以夕為
長庚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不得經天也過午為經天謂晝見于上

天雷異地
降妖至此
極矣而帝
不悟使
群雄鵲起
九州陸沉
固亦胡運
之當終欽

蓋經天則為不臣主天下兵刃大起詳京師則地震山崩也京師地震
見天官書韓詩外傳及洪範五行傳京師則地震山崩也
陷為地方百餘里○總帝之曆天下地震者十九山崩裂者十二○按
山長象地坤家也宜靜不宜動厚載不寧必有傾側之變矣然李世而
下臣如帝時為多詳而物怪人妖亡符發集矣怪獸出彗則見於昴也
載于此以紀世變彗除舊布新之象也故榮惑入昴而石勒死彗
彗見者八○昴胡星也星入昴而胡元滅蓋象形也故榮惑入昴而石勒死彗
星入昴而胡元滅蓋象形也故榮惑入昴而石勒死彗
妖星也名一而色殊蒼則王侯破天子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則女害
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逆三年兵大位黑則江河決賊虜起長見
久則天深短小見日食則晦于上已也流星則墮幸地也星墜紅黑滿
不久則災狹也空則交射天地也而樛槍旬始樛槍音鎗倉星侵疹斨殺矣斨音殺
猶云樛樛也兩日則相盪也巨石則飛墮也雨紅沙則書晦也雨白毛
見淮南子則天昏也而災禁異擊音那琴擊雜音危象蟲蠱矣且群雄鵲起莊
則天昏也而災禁異擊音那琴擊雜音危象蟲蠱矣且群雄鵲起莊
君子得時則蟻起稱帝稱王鬻切九州瓜分四國後漢書茫茫九玄甲耀
行失時則鵲起稱帝稱王鬻切九州瓜分四國後漢書茫茫九玄甲耀
日朱旗絳天然山銘虺呼連聲嬰城相望漢虎捩鼻磔揚子人人有
窺闔神器之心選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狗湖廣方谷珍擅東浙張士

觀高皇之
蓋順帝則
其路遠矣
唐宋諸君
之上固宜
混一字內
而歷年千
億也

出扶桑日社稷 區區伯顏不花者猶欲以忠肝義膽中興大死守枝梧
山河在眼前 網欲歛子扁鵲不能肉白骨微其能存亡國哉桓寬故丞相諫不聽
樞密諫不聽而瞽瞍邑邑出通惴惴音慄 仙仙音心 鹿走居庸鼠

高皇謂其知順天命退避而逃特賜廟號曰順帝統計八十九年而強

胡之嗣世絕身死矣吳越嗚呼皇王所恃以立國者以誅賞合宜八柄

在已自斃三尺獨握五章俾權不下移也伯顏誠有罪矣帝不能去邪

勿疑使脫脫以子而救父伯顏專權暴橫其從子脫脫規除之帝因脫

對曰不曾見子殺父伯顏對真定父老曰汝曾見子殺父事耶

父惟曾見臣弑君脫脫誠賢相矣帝不能保全功臣使哈麻矯詔而偽

誅詳通令非髮白齒落之恨哈麻以前進西僧為耻欲奉帝為太上皇

併其弟雪雪則奸倖之不道無將靡所不至矣且帝寧獨作木偶人

乎顛駭若此其又何以為君也傷心哉荒塵滿目衰草連天遙遙翠華

南望關而西馳馬面想天魔龍舟之樂令人涕淚沾襟矣帝近侍曰帝

塵滿目云云令人涕淚沾襟矣宋帝昂死賜斷居庸匹馬斯帝

走出居庸關○以天時人事規之何須回首向南耶帝北行春七南

云且也休禎屢著龍起○五色雲見○甘露降○黃河清○冰凝五采

符命之昭聖皇受命之符火青襲與識上帝罰淫之咎天之所興誰能廢

我 太祖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登寶

位於南京承曆數而順謳歌着 天衣而御區夏唐詩際天際地悉混一於

大明御極賀表猗與盛哉雖欲漢高有除秦之功享國四百年唐祖

有平隋之績垂統二十五中主且爾矧我 聖皇抑鋒止銳綱目收電回

霜文粹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漢書廓帝紘恢皇綱班固興復久淪之境宇

元滅宋後
美而高皇
威元視宋
何如足見
天地人心
之俱與不
誰為力也

弘開宇宙之倫常開天紀略關乾坤而再造揭日月以重光劉伯溫表聖神獨高
乎千古 文武奚遜於百王行且萬萬千千歷紀與天而無極寧直永
永久久垂統奕世而無疆詳大統書臣志切 聖王之躬逢幸獲與率土
賓賢沾化育欣際 神孫之御極願未與光天黎庶共對揚詳中興事略



萬曆庚戌仲冬月
雙峰堂余氏梓行



了凡先生大方綱鑑卷之三十九大尾終



